

(少甜) 《等你愛我別走》

作者: 大丁星人

Powered by [紙言](#)

一、「我叫蔣彤呀，你呢？」「樂畢亦。」

「本人為大學final year生，由於讀的學系不是神科也不是專業人士，前路茫茫，家境清貧，家中尚有兩老及胞弟一名，故急求工作機會。長達十五公分，勃起時可達二十五，擅長各種體位，含吹奶啜皆可，服務態度良好，性格陽光，當出租男友或包養皆可」

我在88D8服務網的求職欄輸入了這一段文字，正在苦苦思索應否加上「亦提供男性服務，後庭可議」時，我身旁的蔣彤徐徐醒來，我慌亂不堪，馬上關上視窗，免得讓她看到我的「求職信」。我有點忿怒，甚麼時候不醒，總要在我最緊張的關頭起來，害得我連儲存也忙了。

「頂，又要再打過！」

「蔣小姐，寫咗咩依家，有冇咁啱呀？」

「噃咩事呀？你係咁打字，好嘈呀」說實話，她睡眠惺忪的樣子很美，在她旁邊醒來也許是全世界男人的夢想，一下子把我的怒火潑熄。

「ursor囉，繼續訓啦你！」

「唔得呀下星期midterm喇應承左訓十五分鐘就起身」

「屌下星期洗乜咁早溫呀，你差好多咩？」

「噃差兩次」

「咩差兩次呀，兩課吓嘛？」

「唔係呀，要溫五次，我溫左三次，咪仲差兩次囉！」

「屌。」我相信我加我身邊的兄弟的溫習次數也不及她一半，對於一個CGPA不過二的廢青大學生來說，那是一個夢想，能夠實現的機會率就如真普選後，一人一票選出689作特首般天方夜譚。她也提醒了我，我後天的midterm進度還是零，這就是天才與廢青的分別。

「喂樂畢亦！你唔準再喺我面前講粗口呀！」

「喂蔣彤！你唔好再喺我面前瘋狂溫書呀！」

我叫樂畢亦，大學四年級生，讀著那些「撥著大霧默默地在覓我的去路」的理學，俗稱「曬銀時」。對於CGPA不過2的我，我面前的不單是大霧，是濃霧，而兩旁是懸崖。

Final

Year，同學忙的是追hon找工作，而我，還在忙著畢業班的級社工作。對，我是個不折不扣的上莊撚。在莊員Hallmate眼中，我是個上天下海的社交分子，是個盡責出眾的男神。在同學Promate親友眼中，我是個走堂Free ride壞學生，是個浪費公帑、不務正業、妄顧家中困乏的廢青。

家母是個像極肥媽的診所護士，父親是個駕的士為生的潮州怒漢，還有個為重讀奮鬥的弟弟。家住新界居屋，音樂藝術全是白痴，還好的是打得一手好籃球。

她叫蔣彤，是我的小學中學大學同學，修讀Marketing的她，是系中的高才生，也是眾毒男夜裡魂牽夢縈，讓他們浪費無數紙巾，犧牲成千上萬子孫的女神。含吹奶嘍，不，琴棋書畫無一不曉的她長於一個富裕家庭。

父親是十年前白手興家的廣告公司的年青才俊，現在是挺著大肚腩享受人生的中年老闆，母親是學識淵博溫柔賢淑的小學校長。家住新界豪宅，不是甚麼山甚麼豪庭，是位處山頂上的平房，連帶花園，和一條洋狗。每年兩次旅行是習慣，不是坐直通車往大陸或乘港鐵直達深圳羅湖城，保守估計她自出娘胎已經走遍半個地球。

即使到現在我還是不通，為什麼蔣彤會流落到我的屋村學校，而非調教出ABC們的國際學校。不過這也好，好叫我十六年的學習生涯添了雙美腳和一個漂亮的臉蛋，也是我努力爬進大學的原動力。可是美麗的天使背後，是一個毒伶告白十二次失敗的黑歷史。

由小四踏入青春期開始，我已經對戀愛有一定的幻想，尤其是對那個坐在我旁邊四年美若天仙的蔣家小姐。於是我下定決心，情人節那天刷個告白大成功。結果換來四年級蔣彤的轉身跑掉，和我明天的欠交功課紀錄。

落魄的我十五日回校時，早上還是閃避著她的眼神與話語。午餐時，蔣小姐卻如同甚麼都沒發生似的照樣夾走我的陽光飯盒裡難吃得有點過火的雜菜，再把她的兩隻雞翼轉贈給我，於是午餐後我們又回復一貫的打鬧。失敗的我卻因為這樣提升了技能「厚面皮」的等級，並額外追加對蔣彤的愛慕度。

之後每年的情人節她都會應我的邀約，當天特備節目就是我的告白環節，一年又一年的史詩級準備，總是換來快速轉移話題的技倆或坦白拒絕的大技，進步的是，我最新紀錄是僅用兩分零四秒的時間就撇開尷尬，繼續和她打鬧，享受我們用朋友身份度過的情人節。

「喂蔣彤，你年年都拒絕我，點解仲要年年都同我出街，你知唔知我嘅弱小心靈會比你傷害到架？」

「喂樂畢亦，年年你都無人約我先勉為其難陪你咋，唔係我怕你自己會留喺屋企喊呀！」

「我大把女啦，洗乜你！」

「好呀樂畢亦，夠薑下年唔好再問我同唔同你出街啫。」

「怕你呀蔣彤！嘩，有UFO呀！」

我表情誇張地指著IFC的上方，她立即望向那還未到地球的飛碟。就在她轉頭的一剎那，我從背包那出她喜歡的Little Twin Star公仔，待她回頭。她甫回頭看到這雙外星人，已經笑不攏嘴。現在無暇顧及她奇怪的笑容，立即勃起，不，背起我早已反覆練習一百次告白。

「嗱外星人喺度呀白痴！今年係我對你第七次嘅表白，正所謂，七七四十九，代表住我對你嘅愛綿綿不斷，會繼續愛你一生一世。蔣彤，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然後嫁比我，同我生一對外星人bb？」收起了平日的嘻皮笑臉，換成一臉的誠懇，我直覺今天會成功。

她卻忍不住爆笑，說道：「你隻公仔係咪前日喺信和買架？」

我有點愕然，卻仍然神態自若地說：「對外星人係我收留架！」

「前日suki喺信和撞到你，話你喺啲鹹碟舖隔離行嚟行去，問我你幾時變到咁，然後幫你傳通街！」

「頂，Suki個八婆！唔怪之得B班嗰肥婆欣係咁對住我淫笑！喂言歸正傳，做我女朋友啦蔣彤！」

「等你唔再咁鹹濕同埋戒粗口先啦樂畢亦！不過呢，為咗Little Twin Star嘅安全，我暫時接管！」然後一手抱走了那對外星人跑掉。

「喂咁你做唔做我女朋友呀！」我大喊。

「睇你下年表現點啦！」她回頭一笑。

下年？我還在堅持嗎？我會等到這個讓我半夜會笑醒的笑容嗎？我心裡納悶。

兩分三十七秒後。

「蔣彤你有無帶份bio出嚟呀！」我追了上去，避免比表白失敗更可怕的Miss Seto的冷嘲熱諷。

這是我第七次的告白。

二、生日快樂，樂畢亦

「啪啪啪」我背著運動袋步進體育館，驚覺一半隊友已經到達，並在練習運球和射球。我心想：頂，我已經早到三個字，你班仆街仲早過我嘅。正在我失神之際，一個籃球向我迎面飛來，我的野獸反應立即啟動，用手將籃球接緊，然後來一個fade away跳投，「穿針！」

「欸！」實際上籃球命中我的鼻樑，然後到來的是一陣暈眩。

「喂做乜呀樂生，廢左咁撚多嘅！」說話的是院隊隊長鮑魚，走過來一手拿走我的運動袋放到隊員的行裝旁邊。鮑魚本來是叫作呀生，而這個霸氣名字的由來是一次我們到海鮮店慶功。

「喂不如揀啲鮑魚食下咯！」

「呢隻好似幾靚喎，開晒口咁。」

「你識唔識嘢架？開晒口肯定係臭架啦。識食一定係食啲未開口細細隻嘅！」鮑魚一面認真地說。

我們眾人望著這個「鮑魚專家」，忍不住爆笑，然後是一連串的讚嘆。我們沒有探究過鮑魚對鮑魚的知識，反正答案早已被他生上肚的陰毛解答了。

「知道喇鮑魚哥！」

「係嘅鮑魚哥！」

「呢隻粉紅色嘅一定要留比鮑魚哥！」

「正所謂，粉紅色鮑魚食完唔會輸！」

呀生這個名字就在一遍歡呼聲和恥笑聲下蛻變成鮑魚。

雖然這個隊長總是我們的笑柄，但在籃球場上，我們的對手卻連半個笑容也擠不出來。中學時期已經是個赫赫有名的大前鋒，學界傑出運動員。技術樣貌兼備，多少中鋒也只能嘆著氣看著他從頭上越過得分，多少對賽學校女學生在場邊為他忘情打氣。他的切入和跳投，早已一一射進那些旁觀的女生心中，如同射進子宮中滿滿的高潮。

我們這些毒伶即使投入一記壓哨的逆轉勝三分，衝進場邊的也只是另一群興奮的毒伶，還要守住後庭，避免有朋友乘虛而「入」。這就是鮑魚的魅力，不，隊長的風範。

「慌唔係琴晚打飛機打得太多咩。」James眼瞄著籃框，頭也不回地說。「喇！」一球漂亮的三分球穿針。

身高僅得米六五的他和占士完全是一個滑稽的對照，然而薄弱的身形背後一個三分王的封號，只要給

他一秒的空檔，他就還你一記三分。

「Come on James!

」一個力量型的傳球奔向James，他一手拈來傳球，瞬間轉變成射球姿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射球。

「」，是一個漂亮的Air。「琴日Curry話得我好啱」射失三分的James裝沮喪地說，換來了幾對白眼。

然而你可以嘲笑他的技術，但絕不能針對他的高度。根據一個他的中學同學憶述，當年一場學界的四強比賽，他們面對著衛冕冠軍，上半場一直處於捱打狀態，半場落後十五分。在他們一次的進攻時，敵隊有個不知好歹的高個子的跑龍套說：「咦？我守緊個個人呢，見唔到嘅！Sor，我好少望水平線以下嘅嘢架！」James沒有回應，一個微笑後，下半場以破紀錄的十個三分球回禮，反勝殺入決賽。某程度上，他是己隊頭號危險人物。

剛剛傳出高速球的正是James場上的最佳拍檔，也是場下的好基友，黑熊。

「睇佢個樣就知啱啱見完蔣彤啦！」黑熊邊拉筋邊說。

身高米九的他司職中鋒，也是欖球校隊的正選隊員，擁有張伯倫傲人的百人斬紀錄，不，是巨石強森的肌肉硬化針。如果你有種和他對撞，我相信你會成為香港的第一枚對空導彈。

在禁區內，他有絕對的統治力，你搶他的一個籃板，他會還你一記豪情萬丈的「功夫灌籃走功夫」。抱歉，更正一點，你應該搶不了籃板球，不過還好仁慈的黑熊也會送給你一個灌籃。而上年的大專欖球決賽，他導致一個對方球員腦震盪，兩個骨折。

隊中的年紀最大的就是我們四個四年級，如無意外，我們都會是這年各項比賽的正選四人，再配搭一個技術不俗的二或三年級生。

「喂，個個仲企喺到玩，呀生快啲帶大家做熱身，得兩個鐘場咋今日！」一個洪亮的聲音從體育館外傳出，隨之而來的是一個充滿威嚴的身形，有如尼瓜拉瓜大瀑布嘅沖激，加上一千隻大笨象奔騰的氣勢，是未見其身先聞其聲的林sir，我們的教練兼領隊。

雖然林sir早已把教練一職下放予鮑魚，但仍然緊握球員選拔和比賽時的調兵遣將。縱使林sir的技術普通，但有如曼聯的費sir，擁有絕對的威嚴和才能，在選人排陣也無容置疑，唯一不足的是欠缺愛將韋比，不過也足以教我們全隊人也心悅誠服。

「好啦，大家過嚟圍圈熱身！」鮑魚一聲令下，幾個新入隊的小子立即連跑帶爬地衝到他身旁，還有個真的仆倒在地，惹得我們幾個高年級忍不住爆笑。

想當初，我們四個也是如此的滿有衝勁，一談起練球就眉飛色舞，每天下課就衝到籃球場1on1，練習總是早半小時去熱身，每次熱身都眼睛充滿期待地看著隊長，差點沒把褲子褪去，乞求隊長一探我們的後花園。

然後，一次練習後，前隊長菊花在更衣室，趁著四野無人時，僅僅穿著內褲，向我走來。我有點害怕，又有點期待，難道隊長打算傳授我傳說中的「籃球真經」、「乾坤Ankle

Break」，但要像韋小寶和神龍教聖女翻雲覆雨一番才能獲得神龍教武功？在我心如鹿撞，考慮到底我應該是一還是零才能成功傳授神功，隊長開口了。

「其實我有女朋友架，你死心啦。呀不過繼續比心機練波，你得架！」給了我一根手指公，就離開了。

熱身過後是輕鬆的傳球射籃走籃訓練，最後的半小時是新伙子們期待而久的對抗賽。

「柏豪、呀生、黑熊、畢亦、James同文樂一隊，其他人一隊。」

林sir輕描淡寫地說完就拿起哨子和球走到中圈，這種程度的比賽我們入隊時也經歷過，目的很明顯——要新生淋漓盡致地大敗一場。小伙子的火氣很盛，不讓他們狠狠敗一場，他們就以後都不會進步。要在一杯盛滿水的杯中加水，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水打翻。即使強如黑熊和鮑魚，也承受過這種毀滅性的打擊，造就出今天的強者。

「下星期二記得嚟練習，過嚟嗌番聲！」

「CC！CC！CC！噓！」看著一班新人的木無表情地步進更衣室，想起了我們昔日的崩潰和下定決心的約誓，我想，一天他們會成為強者的。

「喂今晚去打邊爐好無呀？」黑熊邊換衣服邊說。

「等埋我呀，好快沖完！」Year 2的賢仔從浴室喊出來。

「屌你次次沖半個鐘，好撻難等你架啲腎虧！」同為Year 2的爛口明說。

「得啦搞掂8點Gym門口等！逾時不候！」果然是隊長鮑魚。

當眾人把一碟接一碟的肥牛清理掉，把一罐又一罐的啤酒喝進肚子後，等待著回宿後山洪暴發之際。鮑魚面紅紅、搖搖欲墜地站到膠椅子上，由黑熊扶穩後說：

「今日係呢個sem第一次練波，大家都表現得好好，好多謝大家支持！今年嘅書院盃，我地一定要贏，送比林sir做退休禮物，好唔好！」

「好！」大家同心大喊，嚇得旁邊的師奶打翻了碗子，走向我們的MK仔倒瀉翻了滿滿一盤肥牛，坐在角落剛剛睡著的小孩被嚇醒哇哇大哭。

這個原來就是鮑魚一直瞞著我們的事情。

我看著我身旁的林sir，原來眼角的魚尾紋多了，頭髮都白了，洪亮的聲音早已變得沙啞。在我們四個離開的同時，林sir原來也靜悄悄地陪我們踏出這個夢幻的國度。

由表面的嚴厲威嚴，到私底下的關心鼓勵，林sir如同我們四兄弟的第二個父親，在四年間陪著我們成長成熟，直到今天我們能夠在場上獨當一面，擔起球隊的責任。

我還記起鮑魚 year

1輸掉比賽後大發雷霆，被林sir揍一拳後冷靜下來，到去年一拳揍靜了文樂的隊長風範。

我記得黑熊爸爸因為肝癌離開的那一夜，我們三個趕到醫院的時候，黑熊抱著林sir哭得肝腸寸斷。

我記得James在year2時因為失戀不知所終，整整兩個月沒有出席練習，連黑熊也找不到他時，林sir帶著面青鼻腫的他走進體育館。

我記得我因為成績差而被勒令停賽，他知道，除了蔣彤，能令我上心的只有籃球，林sir大發雷霆臭罵了我一頓後，拉著我到院長室苦口婆心地勸服校長讓我打球，那是我第一次聽見林sir說粗口，也是我第一次聽見林sir低聲下氣。

黑熊和James慢慢走到林sir背後，搭著他肩膀。林sir也老懷安慰地拍拍他倆的手背。

「師呢就誓完喇，今晚仲有個餘興節目。」他望一望手錶。

「再過多十分鐘呢，有個仆街仔就廿一歲喇！」兩個year 1小子捧著一個巨乳蛋糕走到我面前。

「你班仆街！」我因為他們的心思笑了。

「Happy Birthday to」 B i r t h d a
to」正當我滿心期待這首麻甩的生日歌時，唱到「You」時卻停住，不懷好意地望著我。我知道，只好無奈地吐出「Me」

「Happy Birthday to」「Me」「Happy Birthday to」「Me」「Happy Birthday to」「Me！」

音樂停住的一刻，我不敢閉上眼，早已洞悉他們的詭計，正當我洋洋得意之際，一碟忌廉拍上我的臉上，然後是四方八面的攻擊。那刻，我覺得自己是那年老色衰，走上痴女路線的女優，面對數百個男優的顏射，身上沾滿了腥臭的白色液體，還要面露笑容。我最後的掙扎是抱著鮑魚，給他一個忌廉抱抱，同歸於盡。這些泯滅人性的行為，只有他們才辦得到，也只有兄弟的關係才會承受得起這樣的惡作劇而生不了氣。

稍微清潔過身體，告別了其他隊友，我們四個陪林sir走到巴士站。一路上我們都沒說甚麼，我們也曉得，其實我們不必說甚麼，反正像我們父親的林sir都曉得。

「你地四個畢業之後多啲約林sir啦，飲野又好，嚟我屋企食餐飯都好。」

「嗯，知道喇林sir！」

黑熊卻忍不住啜泣。我從來沒有見過黑熊哭，除了在林sir面前。

「我又唔係死鬼左！」可是我們都笑不出來。

「喂畢亦！」我習慣地抬頭，回應林sir的叫喚。「嚟袋好佢，生生性性喇死仔包，今年打波之餘讀番好啲書！」他拿出一個紅包，放到我的手中。「吓知道！」

「好啦，有車喇，記得下星期練波呀死仔包！」我們看著他的背影步進車廂裡，預視著他這學年後的離去；我們揮別車廂裡看著我們的面惡心慈的父親，揮別著我們四年的可愛時光。

我珍重地握緊手中的紅包，淚有點兒止不住。鮑魚的一拍，險些拍落我的淚珠。

「喂壽星仔，生日快樂！去飲啲嘢賀下佢啦！」

大排檔附近沒酒吧，只有一間小小的7-11。醉醺醺的我們走過涼快的門口時，除了那熟悉的「叮噹」聲外，也伴來一聲甜美的「歡迎光臨」，在他們的打鬧聲顯得特別悅耳。

他們逕自走向酒櫃時，我卻站在原地，抬頭看著那個即將叫我牽掛一生的臉。

大概米五八的她站在櫃台前，胸部剛剛好讓人注意到，在寬鬆的制服的誤差裡，目測大概C級。微胖的臉上掛著了一雙明亮的眼睛，不算大，卻帶著令人快樂的笑意。右眼旁的小痣，是她白皙的皮膚上的小小瑕疵，卻為她的美貌添上一分缺憾美。淺啡色的頭髮被束成馬尾，套進鴨舌帽中。甜蜜的笑容早已是最佳的胭脂，抹上她不施脂粉的臉上。

我迎上她的目光時，發現她也在看著我，眼神裡的疑惑沒有蓋過她禮貌的笑容，我卻顯得有點不知所措。

「喂青島，係咪？」James在我恍惚的眼前晃動我最愛喝的青島，才給我機會逃過這場眼睛的邂逅。

「呀 我 我 搵位！」

「搵咩位姐，你係Seven有VIP位呀？」

我的左眼瞄到她掩嘴笑了一下，立即走到附近的枱上。他們三人慢慢走過來，笑意淫淫地看著我。我心知不妙，拿過我的青島，「嚟飲杯！」他們卻沒有與我乾過。

「James呀，你啱啱咪話有人望住收銀妹妹好耐嘅？」

「係呀，條友成個痴漢咁望住人架！」

「喂頂你地，邊個係痴漢呀？」

「溝唔到蔣彤，試下其他都得嘅。」黑熊一臉認真的說。

「點姐，識下人囉，唔識點知唔啱呢？」

「你地都痴Q線架！」我乾了一口青島。

「唔係啲睇落人地真係唔錯啲，有胸有樣，好過蔣彤個ipad吖！」

「你地飲酒就飲酒啦，嘈！」

「其實你有冇諗過轉下target架，我地識足你三年，你就追足佢三年，你有冇咁鍾意佢呀？」

「你唔覺得你係當緊兵架咩樂畢亦？」

「你追左佢十二次，係女都心郁啦，會唔會係鍾意你呀白痴仔？」

我不發一言，不是因為我憤怒，而是這些兄弟的話教我無話可說，道出我心中不願面對的真相。

十二年來的情人節告白，風雨不改，排除萬難，造就的是一段感情，還是一個笑話、一個小丑？我開始不曉得，我開始討厭自己的堅持，我開始不愛蔣彤了她的不為所動消磨著我的鬥志，我單純的愛情，和昔日的熱血。

喝著青島，忽然到底了。

我依稀記得我被三個男孩繼續質問。

我依稀記得鮑魚的一聲令下。

我依稀記得黑熊抽起我。

我依稀記得那雙叫人想入非非的雙峰。

我依稀記得那條馬尾。

我依稀記得掏出電話輸入了數字。

我依稀記得他們又唱了一遍生日歌。

我依稀記得我的面上被吻上了一抹淡淡的迷香。

我依稀記得我被抬上的士。

我依稀記得林sir叫我們把籃球射進桌上的火鍋。

我依稀記得弟弟說他因為太帥被大學特別取錄。

我依稀記得肥婆欣說明天和鮑魚去度蜜月。

我依稀記得Suki說她被外星人中出。

我依稀記得媽媽說我胖了要吃下她從肚子拿出來的脂肪。

我依稀記得我撞破黑熊和James纏綿被火燒春袋。

我依稀記得蔣彤在我面前脫下薄紗。

我依稀記得大波收銀妹說我很可愛。

我依稀記得蔣彤輕輕吻上我的唇說「我愛你」。

我依稀記得大波收銀妹說她買了新泳衣一起到阿凡達游泳。

我依稀記得蔣彤說要回火星揮別了我。

頭 很 痛 。

陽光灑進我的房間，躺在床上的我勉強掙開眼，忍受著頭痛的煎熬，習慣性地先看一下手機。

屏幕上大部分都是群組的「生日快樂」，我解鎖進入Whatsapp，一如往昔，最先的祝福還是來自蔣彤，附送一段千字文，提醒了我別爽了她今天下午的約。

「咦？呢個係」我驚覺在蔣彤的訊息前竟然有更早的「生日快樂」，一個已閱的訊息，難怪起初我沒有發覺。我看一看聯絡人姓名，「于倩渝」，我記憶裡沒有這個朋友，除了蔣彤外，我也不習慣儲存朋友的中文全名。

按下聯絡人頭像，我忽然記起了。

是大波收銀妹。

「哈囉大波妹」 01:05am

「鹹濕仔！」 01:05am

「我叫樂畢亦」 01:17am

「你個名真係好難打」 01:18am

「瞓咗喇？」 03:46am

「生日快樂，樂畢亦」 04:52am

三、虛幻的背叛

「等你愛我 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夠」

那是我給蔣彤設定的特別鈴聲。我看看時間，原來已經是下午一時。醒一醒後，原來我又睡了。

「可能是我感覺出了錯 或許是我要的太多」

看來蔣彤聽不到我的聲音是不會罷休的了。

「嗚喂蔣大小姐」

「起！身！喇！樂！畢！亦！」還好我把電話調至擴音，否則耳膜注定不保。

「係，喺到，微臣韋小寶參見公主！」

「你記唔記得你約左我呀樂生！」

「我記得，三點咁嘛，空中花園咁嘛，會準時喇。」

「著得靚仔啲呀你！」

「著咁靚仔托咩？」

「咁你係咪唔著呀？」

「著！一定著，著套至靚仔嘅嚟過你睇添」

「叮！」她背景出現了莫明其妙的一聲。

「喂記得準時，快啲起身！」

「微臣先行告退！」

掛了電話後已經毫無睡意，懶洋洋躺在床上逐一回覆祝賀的訊息。

這個年頭，會私下傳你祝賀已經是快絕種的愛斯基摩人，如果有人寫生日卡送你，為你慶祝生日，請致電不正常人類研究中心，你可能發現了史前生物。

眼看著群組裡複製再貼上的「生日快樂」，有一點可笑，又有一點無奈，奈何我也是當中的一人。只有那些豬朋狗友才會私下給他們一段祝福的文字，算是在冰冷的科技世界中送他們一份暖意。從前總會牢牢記著每個朋友的生日，當日送他和她一張生日卡，一份祝福。

自從有了Facebook的生日提示後，我腦海中只餘下家人和蔣彤的生日。

當終於在最後一個群組「智商無下限」感謝大家的祝福，完成馬拉松式的感謝回覆後，我再次看到「于倩渝」這個名字。

打開對話框，對話還停留在她四時五十二分的「生日快樂，樂畢亦」，我輸入了「多謝妳，于倩渝」，然後按下發送。

隱藏了最後上線時間的地方很快出現「在線上」的字眼，我心裡忽然有一點悸動，有種莫名其妙的興奮。

「酒醒了嗎？」

「噢，醒了」

「那就好了，生日總不能頭昏腦脹的吧」

「也對，待會也出去了」
「是了，我們怎麼會用書面語溝通的」

「抱歉，習慣了」

「你不喜歡嗎」

「還好，只是有點愕然妳突然轉了風格」

「平常都愛用書面語的」

「上了夜班，那麼早又起床了？」

「對，又上班了」

「追更嗎？」

「不，是另一份工作」

「真忙」

「還好，家裡環境不好」

「加油」

「謝謝你」

「不妨礙你了」

「好好享受你的大日子，生日快樂！」

「在線上」的字眼變回一片空白，我有點惘然若失。我想起了昨天晚上的零片段，想起她的馬尾，想起她的胸前偉大，想起她的右眼旁的小痣。心中閃過一個念頭，她有吻我嗎？

眼睛茫然看著前方之際，我和蔣彤聖誕節的即影即有使我定一定神。內心有一點點的愧疚，我總覺得我出軌了，縱然蔣彤不是我的女友，即使我和于倩渝只有充滿酒精的相遇。

四、為了妳，脫下球衣變書蟲

穿上了背心，外加一件白色襯衫，一條牛仔褲，就這樣出門了，這是我和蔣彤一致認同的「靚仔」裝扮。最迷戀蔣彤的日子，我整個衣櫥找不到一件T-shirt，只有襯衫和背心，除了校服，我幾乎都是如此打扮。早五分鐘到了空中花園，我攤在人造草上，仰望藍天。閉上眼，感受著微風掠過我的臉。這裡是我第九次對蔣彤告白的地方。

「叮噹叮噹，自修室即將關閉，請使用者盡快收拾物品離開」

「你翻夠未呀樂畢亦？！」蔣彤將被自修室寧靜壓抑的憤怒在關館前間爆發出來。我也只好乖乖地醒來，迅速執拾那些連半頁都沒打開過的課本，背起背包追上怒氣沖沖的蔣彤。

剛好在自修室門前追上她，我拉住她的手。「喂sorry囉，唔洗咁驚吓嘛？」她回頭瞪了我一眼，甩開我的手，再次急步離我而去。

好歹我也是學校籃球隊主將，一個箭步趕到她前頭，邊用Michael Jordan還是Jackson的Moon Walk邊說：「蔣大小姐個大人有大量，唔好驚啦，係我唔喺，我琴晚唔應該諗住你打J嘅」

「咩話？你個鹹濕仔！」她滿面通紅地說，終於惹得她回頭看我了。

「講笑姐，成部iPad咁點J得你落。」

她低著頭不怒反笑，笑聲越來越大，開始有點可怕。想像一下你面前是恐怖片中的女鬼，搭配獨門的陰森笑聲，我開始擔心。

蔣彤是不是鬼上身了？

突然，她大喊一聲，一招蔣家絕技「掌厲暈」向我襲來。我只好使出螳臂擋車，但這一拳來勢不輕，我只好使出樂家獨步武林的「樂易凌步」，拔腳就跑。殺紅了眼的蔣彤當然不會輕易放過我，游泳校隊的鍛鍊給她充沛體力，我只好邊跑邊招架，她也邊跑邊出拳。

「樂畢亦！你同我企喺到！」

「你當我傻架，企喺到比你打咩？」

「你話邊個iPad！依家我好失禮咩？」

「你要面對現實先得架嘛！」

「面咩對現實！你仲講！」

「Pad彤！」

「唔准走！你再走我唔睬你！」

體力終於透支的她，跟著我跑到商場的空中花園就唯有停下來，使出最後通牒要脅我。我曉得她象徵性的恐嚇，我的屈服也是我們小小的默契。我們正距離兩米，我看著她上氣不接下氣，放棄了挖苦她的話，靜靜地看著我的女神，唯一讓我心動的女孩子。

為了省回洗髮時間溫習，下決心把長髮剪短的她如往昔吸引，多添一分活力，一分氣質，真正的美麗是一顆不被髮型支配的臉蛋，這是她天生的優勢。修長的眉毛下是淺淺的雙眼皮，蓋著短短的睫毛和一雙包裹啡色瞳孔的明亮眼睛，剛剛的打鬧為她的臉施上一抹粉暈，添上一點點惹人的心動。在同齡的女孩中頗高的她有雙四十二吋長腳，一米六三的她剛適合把耳朵貼在我的胸膛上，傾聽著我心為她奏起的樂章，那是我最幸福的美夢。

當你愛一個人，最幸福的是夢見她輕抱著你，而非那些大力抽插，充滿呻吟與汗水的綺夢。

回過氣後，她一步步地朝著因為看她而失了神我走來。直到我回過神時，她的拳頭已經一發不可收拾地衝向我的肚皮，痛得我跪在地上慘叫。

「死人樂畢亦，睇你以後仲敢唔敢笑我！」

「呀汝之武功天下無雙，吾怎敢再犯呀呢」

「嘩呢度好舒服好靚呀，有草地嘅？」

「你未上過嚟咩？」

「未呀，都唔知有個咁嘅地方。嘩樂畢亦，你睇，好多星星呀！」

「呢度都有一隻，嗚哇哇哇！」

「你係隻唔讀書又懶馴嘅猩猩咋！都唔識閃。」

「你漏左呀，係鍾意iPad嘅婆羅乃黑猩猩！」

「係咪打得少？」

她向前走了幾跑，繼續抬頭看著星空，沒有回頭。

「喂樂畢亦。」「嗯。」

「應承我一樣嘢好無。」「做乜？我不賣身，我賣子宮。」

「畀心機讀書，陪我入大學好冇？」「我讀書咁差，你入咪得囉，到時候我負責接你放學囉，做你柴狗夫斯基。」

「我唔想冇咗你喺我身邊，我會唔慣。」

她的心底話封住了我愛亂說話的嘴，我忽然無言而對，心裡一陣子暖暖的，一陣子空洞得我想哭。我不曉得她有沒有流淚，我只知道這刻我好想擁著她，讓她放心。走前兩步，我卻止住了，我怕嚇著她

· 我怕驚動了這段等待中的愛情。

然後我腦海中萌生了一個想法。我脫下了背包，把裡頭一團紅色東西拿出來，拿起腳邊的鞋袋。

「蔣彤！」她回頭。「比你。」

「咩嚟架？」「到考完DSE之前，我唔會再打波，專心溫書陪你入U。」

也許她被我突如其來的決心嚇呆了，半晌不發一言。

「幫我好好keep住件波衫同鞋。」「傻仔。」

「蔣彤，今日係二月十四號，我地一齊經歷嘅第九個情人節。我好鍾意你，鍾意到我今日可以放低籃球，日日陪你去自修室，鍾意到我今日唔洗你應承做我女朋友，我可以等到我地一齊入U。為左你，如果我連讀書咁簡單嘅嘢都做唔到，我仲有乜資格追你。蔣彤，比半年時間你考慮做我女朋友。」

我一口氣說完，然後把校隊球衣和球鞋交到她手中。她低著頭，看著手中對我有無比意義的物品，慢慢抬頭望著我。

「記得聽日帶past paper呀你！」

我在浩瀚的星夜下許下一個改變了樂畢亦一生的承諾，為我最愛的女孩作了第九次的表白。

「不如你Grad trip去韓國啦！」

「點解？」

「我有個相熟嘅整容醫生呀。」

「喂唔好呀，我對Kobe VII啱啱買架咋！」

躺在草地上的我想起那天，嘴角自然地翹起來。然後她到了。

「樂畢亦你又瞓，仲笑得咁衰！」

「點呀IPad彤，我生日你都要遲到架啲。」

「咩啲，遲左一陣咋嘛」

「九個字啲蔣小姐」

「男仔等女仔應份架嘛！你大方啲得唔得架姐？」

「又係我錯係嘅！係奴才嘅錯，我隻錶又會快得咁離譜嘅」

「喲，生日快樂呀，因為佢我先遲咋。」蔣彤紅著臉緬腆地雙手奉上一個蛋糕盒。

正當我準備打開之際，「喂應承我，睇完唔準笑！」「你入面裝住黃子華棟篤笑咩？」我打開蛋糕盒，發現了一團勉強可以被稱為食物的東西。

「Um咩嚟架？」

「咩咩嚟呀？咪蛋糕囉！樂畢亦你笑我！」

「喂我都未笑！不過依家有啲想」

「嗚嗚嗚，人地咁辛苦整個蛋糕比你，你唔欣賞不特止，仲要笑人地」

「唔係吖，呢個都幾似蛋糕吖，應該食得落肚嘅！喲呢個蛋糕個造型肯定係係橙！一個有黑紋嘅橙！」我看著這個橙色的蛋糕上舖著幾條黑色，像蚯蚓的軟糖，拼命閉氣忍笑。

「唔係呀！籃球嚟架！你係咪盲架樂畢亦！」我看著眼前這個暴跳如雷的傻女孩，終於不禁笑起來，不是恥笑著手中那個不知道是橙還是籃球的蛋糕，是滿滿的幸福。

蔣彤漂亮，讀書棒，運動音樂天分也高，上天為了公平，只好給她波平如鏡的身材，和驚慄片般的廚藝。家政堂時曾經釀成火災，試過將給我的公仔麵弄成味精糊，連泡杯麵也可以打翻，也許她天生有種和食物相沖的氣場。然而，這個連糖和鹽也分不清的女孩，竟然為了我，冒險走進廚房，送我一個生日蛋糕。我有點感動，有點想哭。

「喂樂畢亦，做乜呆左呀，同我食晒佢！」

「其實呢就由呢個畢加索嘅角度睇呢就，真係一個籃球嚟嘅，咁如果由梵谷嘅後現代」

「你講咁多係咪嫌我個蛋糕呀！」

「唔係，點會呢，點會唔係嫌呢好似差首生日歌同蠟燭咁姐！」

「係嗚！死，唔記得買蠟燭添！Sorry呀！」

「唔緊要啦，心中有火嘛」

「好啦，Happy喂你唔唱嘅？」

「下？我又要唱架？Happy」

「Happy Birthday to You」 「Me」 「Happy Birthday to You」 「Me」 「Happy Birthday to You」 「Me」 「Happy Birthday to You」 「Me」

「許個願啦！」

「希望蔣彤大波啲！哎呀！」

「又亂講野！」

「」我許下對我倆的一個祝福，吹熄心裡的蠟燭。

「好嘢食得！」

「真係要食架？」

「唔好食囉，我一番心機整比你你仲嫌棄」

「唔係，我真係好想食呢個橙，呀唔係，籃球！食完打波實勁啲！」

「嘻嘻。」

「屌，蔣彤，你又撈亂糖同鹽呀？」

五、也許只有你懂得我

把一個鹹橙吃掉，告別了蔣彤後，我一個人踏上回家的路。每年的生日，晚上總留給家人。一頓飯，一首生日歌，一個蛋糕，每年如是，同樣滿足。

然而，這兩年總是不太想回家，可以的都會回到宿舍，一星期兩天循例回家吃個飯睡一覺。回到家，家人總是催促著我打算畢業後的方向，他們的憂慮我曉得，然而望見那只有C、D和F的成績，我心裡只是想：屌我又唔係拍AV，要咁多CDF做乜。

「媽咪幫你搵咗啲外國大學嘅資料，不如你睇下啦仔。」

「學校有冇幫下你搵工架？」

「喂仲有一年咋嘞，你想點？」

「要諗下架喇呀仔！」

「仲諗緊？你究竟有冇諗過架？」

「我唔係要逼你，但冇理由仲要呀媽幫你決定吓嘛」

「你唔好再敷衍我喇下！」

一天又一天的轟炸，讓我開始厭倦留在這個家，每秒也在煩躁，煩躁著下一秒的質詢，甚至懼怕和父母聊天。我真的不會，也不想再和父母交流，回家靜靜吃過飯，就走進房間上上網看看戲，或是到樓下跑步騎單車，沒有其他原因，純粹不想留在家中。

其實眼望著困境，我只有無助和懊惱，心裡的焦急，只能夠與蔣彤和籃球隊的兄弟們分享。然而隨著年月，他們都開始有方向，甚至找到了工作，蔣彤更有家庭的蔭庇，早已得到實習機會，也在考慮畢業後走一趟工作假期。

半年後的分道揚鑣，我和蔣彤會步上了兩條完全不一樣的路。她會在工作假期中增廣見聞，然後在其他公司學習幾年，再回父親的公司擔任一官半職。再過幾年，在一個同業餐會中認識一個志趣相投的富二代，言談甚歡並相約再見。在一個佈滿繁星的晚上，他向她訴說自己的愛意，許下多個美麗的承諾。她緬腆地點頭，容讓他牽起自己的手，親吻她的唇。半年後在樂畢亦的生辰訂下山盟海誓，他迎娶了她，誕下一對嬰孩，他在公司日里萬機，她在家中相夫教子，一個公主王子的幸福結局。

而畢業的樂畢亦，在家中雙失兩年，按壞了一百零四個鍵盤的F5後，到了一家小公司當個小文員，月入八千，每天OT，爸爸媽媽弟弟姨媽姑姐大伯小叔每天被老闆中出十二連發。一天聽到蔣彤與富二代情定今生後酒醉，被公司的老姑婆相同事發生關係，意外鬆脫的安全套送給他人生最壞的生日禮物，一段被逼的婚姻和兩個孩子。

回到家裡，沒特別的生日氣氛，桌上擺滿了家常便飯，媽媽如常溫馨地叫我吃飯。整夜，我都暗暗祈禱，希望爸媽別再提前途的問題，就讓我輕鬆那麼一夜。

可是，老豆幾杯紅酒下肚，又開始發牢騷，逃不過躲不掉。我默默地吃過飯，默默地夾菜，默默地喝湯，然後默默地離座，到廁所深呼吸一口氣，用冷水洗一把面，再走出廳。父親的質詢讓我答不上嘴，母親苦口婆心的勸告教我於心有愧。

口裡說著謊言，心裡痛著，把我的無助我的困頓一下一下的往心底堆去，然後用僅有的想法以謊言的花紙包好，對父母撒謊是作兒女一生中最內疚的事。

匆匆唱過生日歌，匆匆拍了照，匆匆吃過蛋糕，我對爸媽說約了同學喝一杯，找了個藉口離開，我很累，在這裡談前途談工作談未來，讓我坐立不安。甚麼時候這個家變得讓我不自在，不平安？走在海旁，微風撲面，夜靜人稀，終於定下了心神。電話忽然震起來，我沒多加理會，我困乏於人群中，只想一個人。三十秒後又震了，再過十秒又來一個訊息，讓我有點煩躁，只好拿出電話，看看誰有那麼重要的消息。

「有空嗎，樂畢亦？」

「對不起，但你可以陪我嗎？」

「我就只想到你」

「不行也沒關係，好好享受你的生日。」

訊息全都是于倩渝。我知道發生了事，與這個女孩從未正式交流過，但此刻的我無法不擔心她，我知道在這個時間這樣找我的她，心裡慌亂得很。

「你在哪，我來找你。」

「于倩渝第一次碰見樂畢亦的地方」

「好。」

徒步走到便利店也不過是十分鐘的事，遠遠看到便利店，看到一個女孩的身影。坐在樓梯級的她，身旁放了一樽津路。她遠遠看到我，招了招手，倘若不是她招手，我確是對她無甚印象，畢竟那天晚上我早已被酒精模糊了眼睛。

她身穿緊身藍白間條的T-shirt，一條牛仔短褲。沒有像那天晚上束了馬尾，任由長髮披在肩上。沒有寬鬆制服的遮掩，緊身T-shirt誠實地展露她誘人的D級胸部，卻沒有一絲絲的不雅，散發出淡淡的性感。不高的她腿不算長，但短褲下的修長雙腿卻不下於九頭身美女或美腿女神。

蔣彤與她也是一等一的美女，大眾眼中的女神。對我而言，高挑的蔣彤的美是生活相處中認識的活力與她的平易近人，于倩渝的美是一見鍾情的性感與誘人。

「多謝你。」她甫看見我便說。

「傻啦。你點呀？」

她拿起津路喝著，迴避了我的問題。我只好靜靜坐在她身旁等著，免得打擾這刻的寧靜。她給我遞過一枝青島，我笑了笑。

「咁你都記得。」

「我都奇怪我竟然會記得。」

然後又回復了一片寧靜。

期間有三個mk仔打鬧著走過，有兩個醉漢想走過來調戲于倩渝，有四個濃妝豔抹的中年女人打量著我，有三十四個人越過我們走進7—11。

而我，除了站起來把醉漢趕走外，只是靜靜地坐著，陪著這個剛認識的女孩。

在我喝下一口暖暖而苦澀的青島時，她站起來開口了。

「樂畢亦，我可唔可以請你做一樣野？」

「如果我做到我實做。」

「可唔可以攞住我？」

我猶疑了一會，畢竟除了我媽外，我只在中學畢業那天擁過哭崩了的蔣彤，就那麼一次抱過女孩。然後我還是踏前了一步，于倩渝立即張開手環抱著我的腰，我呆住了，回過神來慢慢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

她不小的胸脯就這樣壓在我身上，那柔柔的洗髮水味迅速地佔領我的嗅覺，沿著血液準備衝擊我的腦袋。嗅覺觸覺的刺激除了讓我心跳本能地加速，也讓發情的血液火速流向我的下體，慢慢地舉旗致敬。

我一方面懼怕于倩渝發現我的雄性動物反應，另一方面卻不能突然推開她，只好在腦海中不斷想著今天NBA的精華片段壓抑著小亦的出人頭地。

*Curry*用兩下跨下運球避過了*Jason*

*Terry*的防守，在起手投籃時卻對上了*Harden*，情急之下只好再往外傳，卻被*Ariza*洞悉了傳球路線，被偷走了球。*Ariza*利用其速度突破了*Thompson*的last

guard。眼前就是籃框，正準備做出一個精彩絕倫的灌籃時，突然在眼前出現了一個婀娜的身影。糟了，是穿著球衣的于倩渝。單薄的球衣擋不住她傲人的雙峰，束起頭髮的她更見性感，我忘了球在指尖間的感覺，她慢慢向我走來，踮著腳用她的鼻頭碰著我的鼻頭，準備吻下來，我的弟弟也打算探

頭 看 看

不！我明明在想 NBA，怎麼又是她？

回到現實，于倩渝的頭仍然靠在我胸膛，彷彿沒有感覺到勃起的小亦，沒有特別的反應。

然後，我發現她原來靜靜地落淚，沾濕了我的汗衣。我沒有說話，怕打擾這刻的寧靜，只好慢慢地撫著她的長髮，給她無聲的安慰。

我有一刻討厭自己竟然沒有拒絕，也許因為我是個壞男人，也許因為我借機貼近她誘人的胴體，也許因為我享受她對我的信任。

我不知道今天她經歷了甚麼，我不知道她的淚裡包含的有什麼委屈或悲傷，我不知道她為什麼選擇了我，我甚至連她年齡多大，她家在哪都不曉得。

我只知道這個晚上她需要我，我只知道她需要好好哭一場，我只知道我可以做的是送她一個擁抱，我只知道她叫于倩渝。

有人說，眼淚的苦澀源自悲傷，盡情哭一場就能清空心中的難過。我不曉得孰真孰假，我希望她把淚都哭在我的汗衣上，容許我帶走她的陰霾。

良久，我們就這樣抱著站在7-11門口，承受著半夜的奇異目光。

「樂畢亦，你好好人。」

「做乜無啦啦派好人卡比我呀女神，我唔係你隻兵啫。」

「嘻嘻。」

「喊完就要開心番架喇。」

「比我攞咁耐你女朋友會唔會唔鍾意架？」

「我？我邊有女朋友 其實毒撚一個更開心。」

「唔係啫，嗰晚佢地話嗰女仔叫蔣怡？」

「蔣彤呀，佢地又亂講野。」

「哦係啫你心跳啫畢亦！」

「于小姐，唔心跳我死左啦！」

「我知我索，係難啲忍嘅！」

「忍咩呀 咩話！你知左？屌！」

「好難 f e e l 唔到姐！」

「Sor呀，唔係有心，唔好亂諗！」我舉起雙手以示清白，她卻笑著，擁得更緊，她緊貼我的巨乳弄得我有點窒息。

「多謝你嚟陪我。」

「唔洗客氣」我把手放下再輕輕抱著她。

「問你一個問題吖。」

「 嗯 。

「如果我話我係做援交，你仲會唔會攬我？」

是她的心底話嗎？我不曉得。如果是真的，那我大概了解她的難過，所以我微微擁緊了她，但願給她一點點溫暖。

她笑了，卻不說話。

「好啦，我要番屋企喇。」她在我耳邊說。我慢慢地鬆開手，她也把手收起來。

「我可唔可以再搵你？」

「 隨 時 。

「你真係好好。對女仔太好會比人哋架傻仔！」

「比你哋，無所謂啦。」

「再見喇，畢亦。」

「再見，倩渝。」

她轉走慢慢離去，我看著她直到她消失在我眼前，她的體香還縈繞在我的身旁，我幻想著她還在我身旁，陪我回家。

「仆街，腳痺！」

六、對不起

那一夜過後，我和于倩渝的關係突飛猛進，談不上喜歡，但卻有一份油然而生的好感。她工作忙，我的時間表也被編排得密密麻麻的，上課project練習級社，從那天起沒有再見過面，但她總是佔據了我 w h a t s a p p 的第一位。

她的文字很美，美得有點兒過份，比起她，我發覺我愛上她精煉的一字一詞，我無法得知她文學修養的來源，也許因為她從不談及她的生活，也許因為我還未值得踏進她的生活，即使那一夜後。

當我沉醉於與于倩渝文字的曖昧時，蔣彤卻因此悶悶不樂。其實不難懂，十五年來樂畢亦僅供蔣彤一人獨享，無論情況如何，我願意花心思時間的就只有她，縱使我不是她的男朋友，與人分享一個紅顏也不願，人類自私的本性。

「喂樂畢亦，你搵左成堂喇啎！」

「 嗯 」

「同邊個傾緊呀你？」

「F r i e n d 咋嘛 」

「好喇啎你，望住我講野呀！」

「好快，覆埋呢句 」

她一手搶走我的iPhone，看了看我在聊的人。

「邊個叫于倩渝？」

「朋友囉，比番我啦。」我嘗試從她手中搶回電話，她卻把電話收進她的袋中。

「沒收，專心上堂。」

「喂蔣彤！你玩乜呀？」

我忽然間有些憤怒，以半呼喝的聲線責備她，認識了蔣彤十五年，我從未試過責備她，從未試過以這種聲線對待她。她在我心中永遠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女神，她是我甘心照顧的公主。

她聽完我的話沒有歇斯底里的反應，眼眶卻閃起淚光來。她慢慢地從袋子拿出我的電話來，放在我的桌上，然後靜靜地聽著教授的話，淚同時間一滴一滴地落到她的手臂上，再滑到桌上。

我慌亂起來，畢竟女孩子的淚是男人面前的原子彈，爆發的威力比起二戰的規模更嚴重，可是死的，只有一人。

「喂 sorry 呀，唔好喊啦。」

「係我唔啱喇，以後唔鬧你啦好冇？」

「我認輸喇，扮智障比你睇。嗱！」

「邊個淫盪呀我淫盪，邊個淫盪呀又係我淫盪。」

「唱你最鍾意嗰首歌過你聽，拎呀冧六，長衫六，高腳七，一隻大頭六。」

「蔣彤啦baby，唔巧黹黹豬啦，黹豬就唔打耳唔令女架喇！」

任憑我以各種方法逗她，她都沒有看過我一眼，更不要說回應我。

蔣彤無人能及的專注我認識，再心無旁鶩的樣子我都見識過，但每當我做盡低能事時，她總會給我回應。這，是樂畢亦在蔣彤生命中的特別的位置，我總是這樣認為。但今天，我因為一個女孩，放棄了屬於我的特權。

今天，教授不識相地準時下課，剝削了我挽留蔣彤的機會。她收拾好東西便轉身離開，看都沒看過我一眼。我沒有如電視劇男主角般追上，因為我有點累。

她離開課室回宿舍，我拿起背包去球場。

沒有一句再見，分道揚鑣。

一星期了。我和蔣彤一星期沒有說過話，她在我whatsapp的位置早已掉到十萬八千里，第一位卻不是于倩渝，是我用來打聽蔣彤的探子肥婆欣。

的確我很擔心蔣彤，但她連回覆我也不願，我只好透過她在大學的閨蜜，我們的中學同學，去關心她。

肥婆欣中學畢業後不曉得發了瘋還是自我醒覺了，竟在暑假中拼命跑步游泳跳鄭多燕。到大學註冊日那天，我們一班相約一起註冊的中學同學約定了，我早到之際，一個火辣的偽Abc港女拍一拍我的肩。

「樂畢亦！」

「哈哈囉，我係弗薯民，我叫樂樂畢亦，讀曬銀時，今年十十八歲。」

在我打量著眼前的美女，感嘆大學竟是如此開放之美地，姐姐們都打扮性感會主動勾搭男生時，她響起——句。

「樂畢亦，我係陳朗欣呀！你發咩神經呀。」

不說我還以為減肥成功的肥婆欣到了韓國一轉，其實肥婆欣算是個美人胚子，只是日積月累的脂肪蒙蔽了我們雙眼，只看到那累贅的肥膏。

運動的熱量消耗掉她多餘的脂肪，卻識趣地給她留下胸前的肉球，這讓鬼妹性格的她多添一樣原始武器，在大學的女神界呼風喚雨，大舉招兵。

有人說，女神愛和醜女做朋友，因為走在街上會更突顯她們的出眾，偏偏肥婆欣和蔣彤是如膠似漆的閨蜜，兩大女神的出現總是搶走了男生的視線，也是女生的假想敵。

「佢最近點？」

「唉你究竟做咗啲乜呀？」

「無呀。」

「頂！無嘅話蔣彤又會日日神不守舍，番到房無啦啦喊嘅。」

「吓佢又喊？」

「喊到pk嗰隻添呀，又唔肯話我知。搞到我日日陪佢行街散心，我就快彈盡糧絕喇，又陪唔到呀生。」

「嗯我會試下架喇。」

「其實你因為乜野搞到蔣彤咁姐？」我驚訝蔣彤竟然沒有與她分享，於是我只好把「蔣彤之亂」給她娓娓道來。

「唉你又係嘅，係佢面前就唔好同第二個女仔傾咁密啦！」

「頂我點知佢會咁緊張架姐。」

「樂畢亦！」她眼望一下手錶然後忽然大喊。

「吓？」

「你到底鍾唔鍾意蔣彤架？！」

「點會唔鍾意。」

「咁唔該你快啲氹番佢！唔係你就後悔莫及！」

「係。」

「唉有咩再話我知啦你，講得嘅我一定講。」

「T h a n k y o u .」

我遠遠看到一個閃縮的身影正在偷看我們，我猜想應該是獲得肥婆欣寵幸的鮑魚。如無意外，剛剛肥婆欣的連珠砲發應該是為了趕及二人的約會，我又怎能壞我兄弟美事。

匆匆的告別了肥婆欣，給遠處的鮑魚給了個支持的眼色後，我收到了一個訊息，是久違了幾天的于倩渝。

「只想知道，樂畢亦還好嗎？」

收到她的訊息，讓我快樂了一點，然而正在對話框中輸入文字之際，我想起了遠方的蔣彤，想起了她的愁眉不展，想起了肥婆欣口中描述的她的淚流，想起了這十五年。

這是我第二回真正的惹怒了她，這次也許是我再沒能挽回她的一次。

小學五年班的我還是個搗蛋鬼，欠交功課上課吵鬧戲弄同學是等閒事，唯一能夠令我安靜下來的，不是美女班主任余老師，是我唯一的女神蔣彤。

蔣彤是所有老師的寵兒，學校裡的天使，品學兼優，也是個照顧低年級弟妹的小老師母；而我則是老師又愛又恨的小魔鬼，雖然成績不差，卻頑皮得很，老師喜愛我在課堂上的生動反應，卻又討厭我不知分寸的行為。

當老師發現只有在蔣彤面前我會收斂一點，在蔣彤生氣時我會乖乖閉嘴後，彷彿尋到天山雪蓮般。至此，悲慘的蔣彤永遠的鄰座就是幸福滿面的我，是我每天上學的動力。

儘管她無可奈何地哭喪著臉面對老師，老師為了課堂的和平安寧，只好將捧在掌心的蔣彤公主獻給邪惡的大魔王作祭品。然而我們卻因此成了知己，老師也因此為我的姻緣盡一份力，掀起了我熱血又充滿失敗的愛情故事。

「喂蔣彤，送比你吖。」

小時候因為上課太無聊的關係，總會把紙摺來摺去，然後不知不覺成了興趣。有天的中文課，因為太沉悶，蔣彤又發動技能「心無旁騖」，我只好撕下課本的一頁，給她摺了一隻紙鶴。

「好靚呀，多謝你！」

終於吸引到她的目光，她滿心歡喜地看著放在桌上的紙鶴，而我即心滿意足地看著她。

忽然坐在我身後的江磊儀拍拍我說：

「好靚呀，樂畢亦我又要！」

「等等！」本著大愛，我當然不計較多摺一隻給她，完成後卻發現蔣彤回復一貫的專注，甚至將技能提升到可以無視我的程度。任我花盡所有辦法，亦無法將她的視線拉離黑板，愚昧的我甚至沒有發現她眼眶中盛載著的淚珠。

「喂蔣彤你睇下佢幾搞笑！」

「Seafood，屎忽嗶哈哈！」

「You're pork chop！」

「做乜事呀，你係咪冇電呀？」

「我用菜同你交換豬扒好冇？」

「做乜唔理我呀？」

「蔣~彤~你~聽~唔~聽~到~呀~？」

「喂呀。」

放學鐘聲響起，她向老師鞠躬後便默默收拾書包。我在旁卻慌亂得很，一會兒踏出校門，她便会乘她媽媽駕的車回家，我只餘下這點點的時間去解決「蔣彤冷淡之謎」，更重要是，蔣彤的冷漠會教我難受一整個晚上。

於是，無法可施的我撕下了功課簿的一頁，一下一下，很快地摺了一個心，那是我昨夜才學會的摺紙。我慢慢把心放在蔣彤桌上，

「我琴晚先學識摺心架，依家送你啦，嗱得你一個有架咋。」她看著皺皺的心形，眼淚終於落下，哇哇地哭起來了。

「呀sorry呀，做咩呀，你你係咪唔鍾意心呀？我摺過啦好冇？」

「哇哇哇」

「最多最多我以後唔嚟住你上堂er我準時番學，我er唔欠交功課啦好冇？」

「哇哇哇」

「我應承以後摺好多野比你啦唔好喊啦」

「嗱真嘅？」

「嗯。咁樂畢亦以後淨係摺紙比蔣彤好冇？」

「好 啦 」

「喂呀應承左你，唔好喊啦好無？」

「知喇 仲有呢 」

「吓 ？ 」

「你應承左我唔嘈唔遲到唔欠交功課架啲 」

「咁 奸 茅 嘅 你 」

「咁你係咪又講過唔算數先 」

「好啦好啦 唔好喊喇 」

「咁我走喇，聽日見喇傻仔樂畢亦！」

「蔣彤你你做我女朋友啦，咁我以後淨係摺紙比你啦」

她呆了一呆，然後臉紅紅地說：「唔得住呀。你你識摺多啲嘢先啦！拜拜」

然後她的身影就在我眼前消失了。

那天是二月十四日。那年，我小五。

七、你是最好的，巴打

「喂大家認真啲好無，後日比賽喇！」

鮑魚咆哮著。

今天球隊練習的情況是一場災難，個個連球都接不穩，像班業餘球員，不，連業餘球迷也不如。不談一班低年級和新兵，連一眾正選也彷彿在夢遊。

柏豪一個快攻走籃失敗，打算接下籃板球補籃卻讓球撞到膝蓋出界。文樂打算用他最擅長的插花加foot work越過爛口明時，失手將球送到場邊然後Ankle Break了自己，扭傷腳踝離場。

James頻頻投失，數據為十二投一中，九air，當中僅有一球為三分球，我從未見過James造出如此差勁的數據，自覺也侮辱了射手之名。只有黑熊打出較為正常的表現，也可能只因整隊沒有人有足夠能力打倒失準的禁區霸王。

而鮑魚則因腳傷，只能站在林sir旁替身體抱恙的他指揮球隊的進攻，他悄悄地告訴我因為那天出街肥婆欣太累睡死了，他揸她回宿舍時扭傷了，我罵他不分輕重，他也暗自無奈，可是我卻明白，倘若那是蔣彤，我也會如此的妄顧。

而我，表現則是眾人之首。如果Shaqtin' a fool來這裡取景，我相信以我今天的表現絕對入選。由傳球給場外的鮑魚，到快攻跣腳跌倒，當中勇奪桂冠的是，我在黑熊的絕對領域中搶得籃板，再在籃框投入漂亮一球，重點卻是，我與黑熊一隊。如此精彩絕倫的一球，換來了全隊的目瞪口呆，和黑熊的一句「屌你老尾」。

完成練習，鮑魚在我換衣服時跑過來。

「喂呀亦。」

「喂呀亦！」

「喂樂畢亦！」

「屌！」

「吓做咩！」

「你望攞住蔣彤個whatsapp做乜鳩呀？」

「無野。」

「聽Jasmine講，你地鬧交啲。」肥婆欣的英文名叫Jasmine。

「嗯。」

「屌你，男人老狗為個女仔搞到咁攞樣。」

「話我你唔係。」我看看他，再看看他的右腳。

「頂你，我 我呢啲點同！」

「有咩唔同呀鮑魚哥？」

「我呢啲叫 犧牲呀屌你！」

「係呀係呀，至撚威係你喇，得未」

「女死女還在吖嘛老細，開心啲，歡容啲！」

「 哦 」

「呢個抵抗失戀沖喜套餐，靚衫、靚歌、靚早餐，全部加埋都係收你每六秒六毫！」他拿出一根肉腸，用電話播著《流淚行勝利道》，再把他的球衣套在我身上。

「屌你呀三叔！」我終於忍不住笑起來。

「對你咁好仲鬧我，有冇良心架你啲大圈仔！」

「多撚謝喇！」

「喂話時話，你最近唔係同呀Seven妹行得好埋嘅，有冇機姐？」

「點會，我一片單心向蔣彤架！何況人地咁索，大把MK仔追啦！」

「你都好 m k 吖！」

「屌你。」

「諗諗佢啦，反正蔣彤又唔理你。同理，都十鳩幾年啦，你仲未死心咩？」

「唉一言難盡呀兄台」

「你是我的小呀小蘋果～」

鮑魚的電話響起，我猜想那麼肉麻的預設鈴聲，無疑是肥婆欣的來電，加上電話響起時鮑魚的尷尬，我已肯定。

「BB.....」Bingo！的確是肥婆欣，鮑魚只好曖昧地走開，面紅紅地跟她聊著，好一對狗男女。他們倆纏綿之際，James和黑熊也過來湊熱鬧。終於十一分鐘零三十七秒後，肥婆欣終於放過了我們親愛的隊長。鮑魚緬腆地走過來，我們三雙笑淫淫的眼睛看著他。

「唉依家啲仆街有異性冇人性架喇！」

「三兄弟相依為命啦唯有！」

「朋友 我當你一秒朋友 朋友 你試過把我批鬥～」

「喂 屌 · s o r 鳩 r y 囉 ！」

「講！幾時一齊！」

「講！幾時扑野！」

「講！幾時生仔！」

「喂 未 婚 懷 孕 唔 撚 得 啱 。」

「超，你個人咁守舊嘅，開放啲啦！」

「咁我做契爺喇！」

「我做契媽啦！」

「咁咁我做契弟囉，比你地揀晒啦。」

「頂你地，噏乜春呀！」

我們四個相視而笑，坦白說，一個兄弟拍拖，有時候比自己拍拖更快樂，更希望祝福他。尤其是一隻無腳的老鷹終於願意為一隻天鵝而落地築巢，我們那些還在盤旋找獵物的都替他滿足，鮑魚哥也許終於找到了最美的一隻。

「喂 叫 呀 嫂 介 紹 啲 囡 嚟 吖 ！」

「呀 嫂 個 波 識 食 啲 仔 ！」

「對 肥 婆 欣 好 啲 呀 仆 街 仔 ！」

「好撚煩呀你地，唔講喇，後日比賽完再請你地食出pool飯啦屌！」

「我錄左音喇，唔好走數呀 仔！」

「瘟 女 啦 你 ！」

「走啦，我唔想搞大佢 . j p g ！」

他給我們每人一拳後，拿著背包走了。我看著他幸福的背影，我在祝福他，也祝福肥婆欣，有點唏噓，有點感嘆。

我在想，我和蔣彤也能如此嗎？

電話響起，是鮑魚的訊息。

「加油啦伙街，我信你會感動到佢！後日一齊加油」我微笑了一下。

然後電話又震動。我看一看。

「樂畢亦怎麼了，我很擔心。」

是于倩渝。

八、鳴謝白石茉莉奈

挺著一個大肚皮，地中海禿髮的我正坐在7-11的櫃檯裡的地上，收銀員站的工作台裡，手中拿著一罐大號的青島啤酒。

眼前是一個身材豐滿，穿著鬆身制服的收銀員，頭戴著鴨舌帽，長髮束起放進帽子的扣帶中。如果要選我最喜愛的AV造型，圍裙真空上陣之後就應當是馬尾店員裝。

我在櫃台下準備，趁著有客人時，開始挑逗騷擾眼前的白石茉莉奈。慢慢脫下她的短褲，將手指貼著她的私處，隔著蕾絲粉藍色內褲開始摩擦，她的呼吸開始變得急促。

我緩緩加快摩擦速度，她開始在那買飲品的情侶面前嬌喘不已，我的手指感受到她的私處開始濕潤。然後我越過那粉藍色的防線，進攻她的敏感地帶，她的輕聲嬌喘在沒有客人的時間慢慢演變成呻吟。

她的腿開始放軟，慢慢跪在地上，脫下我的運動短褲，開始套弄著我的子孫根。我捧起了她的臉，瘋狂地吻著她的嘴巴，然後是耳珠，漸漸到頸項，然後到鎖骨。

我的手不安份地搓揉著她的胸部，然後單手解下她的胸圍扣，脫下她的胸罩，開始伸出舌頭舔著她微微突起的乳頭，她套弄的速度慢慢加速，呻吟聲開始越來越大，掩蓋了客人查問的聲音。

當我快支撐不住時，我立時將她放到收銀機上，打算將小弟弟挺進時，親愛的茉莉奈忽然搖著我，用日語的腔調模模糊糊地叫著。

我還以為是例行的「咿媽嘜」、「乾爸爸」，正打算無視並強制插入時，她的聲線卻開始變得清晰。

「樂畢亦！」

「樂畢亦！」

白石茉莉奈的身影在醉醺醺的我眼中慢慢變成了于倩渝，我目瞪口呆地看著她，本來長驅直進的衝動一下子煙消雲散。

「畢亦，你發晒咗啲嘅，無事嘛？」

「白石bb」

「咩bb話？你冇事嘛？醒下呀傻仔！」

「你頭先又伸脷又啱嘴咁，仲要成個人係咁震，我以為你發羊吊呀，嚇死我喇！」

「我我冇事呀飲得太多姐」

「嘩飲啲茶先啦傻仔飲咁多呀」

她遞給我她喝著的津路，我毫不避諱地喝了一大口，也間接喝下了她那淡淡的唇香，清醒了一點，卻又好像醉了一點。

「Thank you.」

「好啲未呀，我整條熱毛巾比你敷下啦！」

她轉身推開櫃檯的小門，走進員工休息室。我定一定神，看看手錶，是凌晨兩點，身旁放著的三罐青島是此刻頭痛不已的元凶。

我頂著頭痛，拼命回想白石bb變成了于倩渝的原因。

練球後收到她的訊息。

找了她吃了一頓譚仔。

不，是三哥。

豬潤墨演機肉中辣走狗走芽。

細土匪。凍檸茶。木耳。

陪我行下傾下偈好冇？

我要番工啫。

陪你啦。

你坐喺到講比我知呢兩個星期做乜好冇？

我想要罐啤酒。

佢黐我同你send message。

好地地無啦啦發乜野脾氣姐！

你唔明女人心姐，女仔係咁架喇。

我唔搵想明呀！

等等，冇客，殊。

唔該一包萬寶路。

比多罐啤酒我。

唔好飲咁多啦。

我追左佢十二年喇。

我好劫。

有啲愛要比啲耐性㗎嘛傻仔。

我好劫呀。

你愛佢就要付出下架啦嘛。

其實我係咪做緊兵？

竹門對竹門

條女很清楚收兵好過嫁人

唔好咁諗啦，你好好你知唔知？

好條毛咩，好人卡就有我份。

唔該有冇人呀？

係係係，唔好意思！

搞乜野呀，信唔信我port你吓？

你試下port佢吓，睇下我爆唔爆你樽！

痴搵線！

傻仔！

你比人兇做乜笑呀？

佢叫蔣彤？

嗯。

你好鍾意佢？
以前係·依家唔知道。
要多罐？
嗯你好索嗰大波妹
鹹濕！
如果可以啲識你就好
我點解會無啦啦意你個傻
見你咁好心架
好休息

揭摩滋揭摩滋！
二姑二姑呀呀呀！
也咩爹！也咩爹二姑！

然後只餘下白石茉莉奈。

于倩渝拿著一條毛巾出來了，急步走向我。她彎下腰，輕輕地將熱毛巾敷上躺在地上的我的額頭。

儘管她的制服密不透風，蓬鬆得遮蔽了難得一見的巨乳，但那種胸脯在我面前晃動的幻想足夠讓我面紅耳熱。她的體香也闖進了我的毛孔，茉莉沐浴露加上些微女兒汗味，讓我的嗅覺有那麼一點失守。

酒精的影響加上我的幻覺，我目瞪口呆地看著于倩渝那標致的臉蛋，真的有那麼一點白石茉莉奈的感覺。

「你仲咁咩嘅？係咪好辛苦呀？」

「erOkay架，抖下得」

「傻仔，叫左你唔好飲咁多架啦，係咁追酒飲！」

「嗯，下次唔會喇」

「飲多啲茶啦傻仔。」

「Sorry呀麻煩到你」

「好彩你真係扑落去咋，唔係真係麻煩！」

「扑落去？」

「係呀，你喺差啲想擺樽扑我的客！」

「咁激進架咩我？」

「係呀，嚇死我呀你！唔理，要補償下我。」

「吓？你恰個飲醉酒嘅？」

「嘩，雖然你係一個出色嘅難忍，無論喺邊度，都好似漆黑中嘅螢火蟲一樣，咁鮮明，咁出眾。你憂鬱嘅眼神，唏噓嘅鬚根，神乎其技嘅醉法，同埋個罐青島，都徹底嘅將你出賣咗。不過，你雖然系咁出色，始終行有行規，無論與你都要找埋尋晚個條數，飲啤酒唔使畀錢呀？」

「我重估我哋嘅交往系建築喺感情之上。」

「咁比你還個人情債喇，一陣接我放工然後陪我食早餐啦好冇？」

「咁我咪好著數？」

「係架。」

「咁小人恭敬不如從命喇。」

「公子有禮。」

「姑娘有波。」

「又亂講野！再笑我我嬲架喇！」

「好啦好啦，殊」

「你又未酒醒又劫入去恰陣啦，我走嘅時候叫你吖。」

「呵呵咁我唔客氣喇」

「如果凍就褻住我件衫先啦，喺入面，深藍色嗰件。」

「喂你對我咁好我會鍾意你架啎。」

「咩呀！唔好亂講野！」

「講笑咋，有咩大聲叫我啦，等我出嚟保護你！」

「傻仔」

「早抖喇大波妹～」

「早抖鹹濕仔！」

我走進休息室，裡頭沒有椅子或床，卻有一張用貨物搭成的「床」，上面還舖上了用一排排Tempo紙巾弄成的「床褥」，然後「床頭」放置了一個漲鼓鼓的背包，我認得，那是昨夜看見于倩渝時她揸的那一個。這個傻女孩原來一早準備好一切讓我休息，我心想。

我輕輕躺在僅僅屬我的私人床，枕著軟眠眠的背包，想必這個笨女孩把衛生巾都拆箱放進去好讓我靠得舒服。我蓋上她的衛衣，一陣獨屬於倩渝的體香撲向我，彷彿她就睡在我旁，我感受到她的巨乳，她的髮香，她的溫度，一陣暖意湧上我的心頭，心忽然猛然跳動了一下。

在她的體溫與香氣中，睡意慢慢蓋上我的眼皮，我沉沉睡去。

好像有一個吻烙在這個傻子的額上，帶著熟悉的溫度氣味，反正一切都美好。

我發了個甜夢。

九、最怕其實被取消資格

「呵食乜好？」

「食麥當勞好唔好呀？」

「我地第一次食早餐喎，食老麥咁類？」

「唔類架唔類架，食M記早餐好開心架！」

「有幾開心呀于小姐？」

「以前屋企環境唔好，每朝早餐淨係食到一個雞尾包或者菠蘿包，淨係得我生日或者成績好，婆婆先會帶我食麥當勞早餐架咋。可以食到一份早晨全餐，有蛋有漢堡有麵包，仲有薯餅喎，好幸福架！係依家自己搵到錢先有機會成日食到，不過每次有人陪我食都好開心。」

「係一個同早晨全餐愛得轟轟烈烈嘅故事喎。」

「呀如果你唔想食都唔緊要架」

「行啦，我想食珍寶呀，好肚餓！」

「嘻嘻好嘢！」

看著于倩渝一手薯餅一手烘包的饞樣，我忽然覺得有點幸福，卻讓我想起了蔣彤，這種幸福是從前只有在看著蔣彤滿心歡喜地吃到我在著名酒店排了三小時買到的三件價值樂畢亦半個月人工的馬卡龍的傻樣子。

我心裡想著那朱古力味的重甜法式夾心餅，口裡卻咀嚼著那口廉價麥記炒蛋，有點幸福，有點沉重。

在麥記走出來，已經是早上十時。一臉滿足的于倩渝挽著腦袋還不夠清醒的我走下樓梯，生怕我會踏空而受傷。

「你去邊呀？」

「我依家番屋企瞓陣，然後一陣去番工喇！」

「又番？你通左成晚頂喎。話時話，你番咩架究竟？」

「er咪又係對下客呀，serve人咁囉遲啲有機會嘅再考慮下話唔話你知啦！」

「你講乜」電話不識趣地響起，打斷了我解決一直以來的迷思的機會。

「你好，我地係恒生銀行打嚟架，想問先生有冇財務上嘅困難呢？」

「Um我要買GTR！」

「吓？」

「我要買GTR呀！」

「先生如果想買車呢，都可以考慮下我地嘅」

「嘟嘟嘟」

于倩渝看著我裝作呀木捉弄人的神態，忍不住笑起來。

「笑咩姐！我要GTR！」

「但係你尋晚差啲死嗰。」

「尋晚如果搵GTR，我使炒！」

「你搵GTR，你死咗喇！」

終於我們都忍不住哈哈大笑。她的伶俐和見聞使我吃驚，也令我不自覺地讚嘆她的美貌與智慧，比起那些10A法律系畢業的候選港姐大熱，更落地，更吸引。

就在這時，我眼角瞄到一個走過的身影。

我會那麼敏感，只因那個身影我早已留意了大半生，每個神態每個動早已植入我的腦海裡，像在失憶症患者腦中紮根了的記憶藤蔓，任再強大的洗腦科技都難以摧毀的堡壘。

這個身影的主人一顰一笑都牽動我心，我為她的笑容而高興，為她的淚水而痛心，為她的面紅耳赤而憤怒，我的情緒早已被胺多芬築成的鐵鏈扣上了她的心。她心的一個跳動，一個顫抖，都足以教我的世界翻起千尺巨浪，覆蓋一切。

一個我追逐了十二年的背影，我十五年來心中夢寐以求的理想，是她，是蔣彤。

而她，也看到我，再看到了于倩渝，也看到了我倆那不合時緊扣的胳膊，一刻的疑惑秒刻間轉變成高傲的冷漠。

我的心卻傾刻之間被掏空，被踐踏再粉碎，不因為于倩渝的挽手衍生的百口莫辯，而是蔣彤像于倩渝般扣著的那手臂。

一個高大，身穿襯衫牛仔褲的男生的手正被蔣彤輕輕扣著，長得像迷倒萬千女藝人，史稱「著乜都型」的EDIT神，簡單容易就是一副在男生眼中欠打，卻讓女生腿張開的樣子。

我認得他，他是蔣彤同系同學，商學院男神，也是友院的籃球隊明星球員，Richard Chan，司職小前鋒的他在球場邊的女粉絲陣容絕不比鮑魚弱。早已聽聞他倆是商學院中的金童玉女，也是對好朋友，除了和我一起，蔣彤就和這碌柒出雙入對。

蔣彤停下來，看著我，再瞪著我身旁的于倩渝。我感覺到緊張的于倩渝的手明顯地加重了力度，胸脯

也更緊貼著我的手臂。

就這樣對視了十秒，蔣彤扣著Richard頭也不回地離開，我恍惚看到有滴通透晶瑩的小東西從蔣彤臉上墜落地地上，化成碎片。

我沒有嘗試掙脫于倩渝的手，此刻的我要站穩也變得不易，我用盡力氣勉強穩住缺堤的衝動，免得碎裂的靈魂從眼睛裡逃出。

于倩渝卻忽然放開手，慢慢擁著我，把我的頭靠在她的肩膀上，承載著我失重的身體。淚水終究敵不過地心吸力的霸權，卻落到于倩渝的肩頭，失去活力的靈魂碎片，一顆顆滲進她的皮膚。

我忍著淚水在書桌前默默摺著一顆又一顆的星星，身旁是一個小型扭蛋機，摺好的紙星星被放進用黑紙密封的扭蛋機中。

黑紙上用螢光筆繪出了一顆顆星星，就像一個天朗氣清的晚上，一片寧靜而無窮無盡的星海，星星在爭妍鬥麗，渴望在漆黑的晚空中吸引那些微小的人類。

當扭蛋機一被扭動，會把我摺的小星星沙沙拉拉地送到出口，彷如一個在夜空中的綁匪，綁架了一顆又一顆星星，然後把它們都送到黑洞的出口。

這是我給蔣彤特別打造的告白禮物，慶祝我對她的第十次表白終於成功，或者慶祝我可以對她作第十一次的告白。

看完那一套害港女中毒太深、忘了名字的愛情片後，她說過如果我可以像男主角一樣為她摘下天上的星星，這個偷星賊就能永遠擁有她那顆比星星更寶貝的心。

我牢牢記住，然後想破腦袋終於發明了這個扭星機。我摺好了最後一顆星星，拿起原子筆，就如其他星星一樣，在上頭用油筆寫上八個字，然後放進星夜。

「蔣」
「彤」
「做」
「我」
「女」
「朋」
「友」
「啦」

然而，就在情人節的前一個月，蔣彤還未等到偷星賊，心卻被一個行星牽走了。他是她ocamp的組爸，由第一天看到蔣彤的美貌，已經伸出了龜頭，對她照顧有加，卻不盡好一個組爸一視同仁的責任。眾人都在背後說他「獸父」、「狗公」，食組女食到街知巷聞的他卻沒有一絲羞愧，依舊狗衝早已榮登女神寶座的蔣彤，天真的蔣彤仍然單純的感激組爸的照顧，甚至對組爸產生了不倫的傾慕之情。一方面擔心一臉智障的蔣彤墮入狗公組爸的愛情陷阱，另一方面又希望怕蔣彤討厭我的指指點點，於是我只能當個無可取替的救生筏，在夜裡讀著曹子建的《殘忍的單戀》感懷身世。

「組爸佢琴晚約我去睇戲呀！」

「琴晚出街過馬路嗰陣冇睇燈啦，唔小心行咗出去，佢即刻拉住我，救左我一命呀，你覺得洗唔洗以身相許呀？」

「我去搵組爸喇，約左食tea呀，拜拜！」

「吓？係今日咩，但係今日組爸約我今日一齊去睇Toy Story嘅展覽呀，下次啦好冇呀畢亦bb？」

「喂你係咪咁小氣呀？學吓人地大方啲得唔得姐？」

「琴晚去睇系杯啦，佢著波衫真係好有型呀！冇呀，佢冇出呀，皇牌嚟架嘛佢！」

「佢就快生日喇，幫我諗下佢鍾意咩吖！」

「佢為左我，排左三個字買周柏豪演唱會飛呀，比飛我嗰陣感動到我喊呀。」

「演唱會嗰陣，周柏豪唱《我的宣言》嗰陣呢，佢拖我呀」

「你記唔記得我地成日去嗰間車仔麵呀？嗰日我帶組爸去呢，老闆話我地好襯喎」

「樂畢亦！你可唔可以尊重下我朋友呀？唔好侮辱人呀！」

「組爸琴晚食完飯，喺公園同我表白呀我我應承左佢」

「做乜呀樂畢亦？你你冇野嘛？」

「做乜唔出聲呀？你對眼紅曬嘅？」

「冇呀，見你條八婆有人要，我太感動姐。」

大學一年級的情人節，是我第一年沒有相約蔣彤共度的情人節。

我呆呆捧著那個裝滿星星的扭星機，將它交給了肥婆欣，托她轉交蔣彤。

然後回宿打開電腦，打算找麻倉憂伴我度過這個孤獨的情人節時，我被高登一連串的情人節post拉進去了。

「女神情人節會點過？」、「最怕其實被取消資格」、「女朋友話今晚要OT」、「女神叫我幫佢買加加大碼嘅condom，邊度有？」，我無法自控地按進每個post，然後憤怒地按負評，只希望這個小小的負評可以掩飾我心中的不安與恐懼，然而腦海還是不住地出現蔣彤與狗公組爸纏綿的情況。

「呀唔好呀」、「呀好正呀，入嚟吖！入嚟吖！」、「濕晒喇唔得喇我，嚟喇嚟喇！」，眼前的麻倉憂忽然變成了蔣彤，擴音機中的日語忽然轉成熟悉的廣東話，我看到螢光幕中的狗公組爸肆意淫辱著我的女神，貪婪地舔著她的長腳，一副痴漢的醜樣子正在摧毀我女神的聖潔，把她推去了無法自拔的火山口。

我的抓緊子孫根的手停住了，穿回褲子，關在電腦，就當是對我倆的愛情的致哀。

伏在床上，讓眼淚代替了精液的解放。良久，電話震動把哭累的我吵醒了，是一個新訊息，寄件人「蔣彤」。

「等左你成晚呀衰人，多謝你份禮物呀，估唔到你真係做到。好啦，本皇比你繼續追我啦！不過聽日要補償我心靈上嘅損失，我要食下午茶，你請！」

「同理，我前晚同佢分咗手喇。」

這是我對蔣彤的第十次告白。

十、再見了白晶晶，抱歉了紫霞

匆匆告別了于倩渝，我一個人回到宿舍，沒有梳洗就躺在床上。我沒有向肥婆欣或任何人查問他倆的事，反正結果已經完全呈現於我眼前，無謂深究，不必探查，何必在我的心上再踏一腳。

頭上的白色天花變成了投影螢幕，我和蔣彤的過去在快轉，刺激著我的淚線，淚水在眼角落下，沾濕了頭髮，滴散在枕頭上。我輕撫床單，感受它的柔軟，絲質的感覺教我想起掃枕頭套和床單是前年蔣彤送我的住宿禮物，是她最愛的淡紫色。

「喂蔣小姐，男人老狗你送隻姣色比我我點見人呀？」

「我鍾意呀樂生，你試下唔用吖！」

「但係好似時鐘酒店啲床喎」

每夜躺在淡紫色的床上，總在貪婪地幻想有一天，蔣彤會陪我睡在她最愛的床單上，在我耳邊細語，哼著她最喜歡的歌，挽著她最愛的我。

然而此刻，一切已成追憶，化為泡影。

「多一分鐘多一分彷彿似與妳明瞭大家」

電話響起，是彭永琛的「便利店的蒙羅麗莎」，那是我給于倩渝特別設定的鈴聲。有次談起我倆的相遇，她向我介紹這清新小品，的確很切合我們的相識。

「」我接了電話卻不想說話。

「喂？喂？鹹濕仔，你番到去未呀？」

「嗯。」

「我推請咗假喇。過嚟陪你好冇？」

「嗯唔洗喇。」

「吓你得唔得架？」

「嗯。」

「唔咁你想搵我再話我知啦唔好做傻事，應承我。」

「嗯。」

「拜拜。」

的確，有那麼一刻，我希望挽留于倩渝這一刻在我身邊。

腦海中衝過很多過分的幻想，渴望她陪伴我，給我一個擁抱，然後多施捨我一個熱吻，最後給我一場暫時忘記痛苦的性愛。

想到這，我在腦海中給那個正在抽插于倩渝的樂畢亦一場毒打，直至這個念頭徹底消失。

傷痛可以用時間減輕，然而蔣彤卻不能用于倩渝取代。用愛蔣彤的心去愛于倩渝，愛得不夠，也愛得不深。她值得一個完全地愛她的男孩，而不是這個為蔣彤而落魄的樂畢亦。

壓抑著打給于倩渝的衝動，我關上電話，合上眼睛。

我在一個山洞裡醒來了，定下神後發現自己身穿著中國古代的裝束，心裡卻沒有一絲奇怪，彷彿我本來就該這樣穿戴。

一抬頭，就看見一個老伯在我鼻尖不足一厘米的距離，我嚇得往後爬了幾下，終於遠離了他並看清他的容貌。

披頭散髮的他在額上綁上了一條類似日本慶典時戴的繩子，身穿和我差不多的麻布衣，一臉笑淫淫的，我立時把手放在胸前。

細心一看，卻發現他有點眼熟，卻在記憶海中找不到相似項目。

「飲茶！」

「唔該晒你！」

「唔洗客氣。」

「唉。點解又要帶我番嚟呢個花園？」

「唔係我帶你嚟，係你暈左，迷迷糊糊帶我地嚟架。」

「我一定係太掛住蔣彤。」

「係呀。你暈左嘅時候，叫左蔣彤呢個名九十八次。」

「蔣彤係我意中人。」

「仲有一個名叫做于倩渝嘅，你叫左七百八十四次。」

「啊？」

「七百八十四次，呢個于倩渝一定係爭你好多錢頂喇。」

「唔會，我心入面淨係得蔣彤架咋！」

在我認出眼前的老頭是菩提之時，周圍的景物忽然朦朧起來，老頭變成了身穿古裝的于倩渝。

我看著朝思暮想的她，淚止不住了。

她身邊沒有Richard！她身邊沒有Richard！我淚在臉上飛奔，心裡卻狂呼著這喜悅的一句。

我擁著蔣彤，她身一震，看來有點被我的淚流和擁抱嚇呆了，不過也慢慢將手搭在我的肩上輕撫我的激動。

「蔣彤，我真係好鍾意你架！唔好走，我求下你，唔好跟Richard，唔好離開我呀！」

「傻仔樂畢亦」

「我會比到幸福你！我一定會架！」

「我怕係我比唔到幸福你咋」

「唔怕！唔緊要！我追到你放心為止，我可以，我會追到你瘦，追到你幸福！」我終於破涕為笑，擁著我最愛的人。

「樂畢亦你有幾鍾意我？」

「除左你我個心已經冇其他人。不如我地成親啦！」

「咁于倩渝呢？」

「我知道其實你心入面仲有懷疑架，如果我可以擺個心出嚟比你睇，你就知我無講大話。」

「等我入去睇下！」然後她就往我心裡邊跳，消失了。

「傻仔。你嘅良心話比我聽你最愛嘅唔係我，而係另一個女人。當我見到她喺你良心裏面留低嘅嘢之後，我覺得你要搵嘅唔係我，係佢。你我都要相信呢個係天意，亦都係傳說中嘅緣分。」

蔣彤的聲音響起，卻又立刻回復寂靜，而她就這樣消失，只留下這段憾動著我心的說話，這刻我只想用我的所有，去挽留她，證明我心中只有她，然而我再也沒有機會。我再一次抓不住她，再一次，失去了蔣彤。

我帶著懊悔轉身，忽然看到了穿粉紅色古裝的于倩渝，寬鬆的古裝還是掩蓋不了她那豐滿的胸部。而我和她，赫然站在一道城牆之上。我拿著不知從何得來的劍，低著頭，不敢正視紅著眼的于倩渝。

「睇嚟嗰晚我唔應該嚟。」

「依家先知已經太遲喇。」

「留低段回憶得唔得呀？」

「我唔要回憶，要留就留低你個人。」

「咁都只係得到我嘅肉體姐，並唔係得到我嘅靈魂。我已經有愛人架喇，無結果架，你比我走把啦。」

「蔣彤都已經同咗人地一齊啦，點解你都仲要咁執著，點解唔可以比我愛你？好，我比你走。但臨走前錫我一啖。」

「咁唔代表我要搵你做佢嘅代替品，你好好，我唔想傷害，更何況我假假地都係一個夕陽武士，你叫我錫就錫，我形象仲洗要嘅？」

「你講大話！你唔敢錫我，因為你鍾意左我！我話比你知，呢次你拒絕我嘅話，你呢一世都會後悔！」

「後悔都唔會錫架喇，只能夠怪相逢恨晚，造物弄人啦。」

忽然一陣風沙吹來，我閉上眼別過臉去，週遭一切都看不見，卻聽見于倩渝的哭聲。我想起了那個抱了好久的晚上，我想起我在櫃檯下的爛醉如泥，我想起了那張在休息室的床，我想起了那份廉價卻溫馨的早晨全餐，但我卻想起了十二年來的愛，提醒了我，夕陽雖美，終要落幕。我在風沙中慢慢向還在避躲風沙的她走去，走到她面前，凝視她那可愛而溫柔的美麗，托起了她的頭，輕輕的給她一個吻。

「讓絕對無敵的傳說 能永遠記住在心中」我明明記得片尾曲的主唱該是盧冠廷。

十一、 “Basketball is my girlfriend, then you're my ba

「讓絕隊無敵的傳說 能永遠記住在心中」

一間，我眼前的于倩渝不見了，只餘下一片空白，我用手擦擦眼睛，是我的天花。

「他擁有籃球夢 他成為地獄修羅」

頭腦開始清醒了點，定過神來，才想起那是我電話鈴聲，是籃球隊那群兄弟的預設鈴聲。我看看書桌上，頭的兩側，和身旁的兩側都沒有電話的蹤影，然後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坐了起來，看看雙腳旁，還是沒有。

「但是在勝負分明之前 絕對不會退卻」

電話聲繼續響著，倪子岡的聲音在催促著我，腦袋開始開機，我開始緊張了，那些傢伙絕對沒有心思等待。還好，我終於在床底下找到了我的電話，但我不知道它是如何跑進去的。來電的是黑熊。

「喂」

「樂畢亦！你去搵左邊度呀？！全世界等緊你呀！」

「等我做乜呀係啲！仆街！書院盃！」

「屌你，你快搵啲過嚟，仲有三個字咋！」

「得！」

我怎會如此失策，竟然忘記了今天是書院盃的首戰。我匆匆梳洗後，穿上Nike Pro背心和緊身褲，再披上湛藍色的球衣，穿上球鞋，拿起球鞋就跑了，前後都不過十分鐘，還好大學體育館距離我的宿舍不過一條馬路之遙。

趕到體育館時，隊友們已經圍圈聽著林sir的戰術講解。我放下運動袋，立刻跑到一群低年級身後聽指示，對面的鮑魚怒瞪著我，James則白了我一眼然後搖著頭，黑熊貫徹一直的爽快，送了我一根豪邁的中指。

對手很強，去年的對賽我們以三十分之差大敗。儘管他們很多主力早已畢業，但實力並未被大幅削弱，儘管我們一群高年級的實力因著暑假的特訓大大增強，但無疑他們絕對是我們這年爭冠的最大阻力。

「咳咳咳！大家仲有冇咩咩問題？咳」看來林sir還未康復。

「如果有特別問題，就過嚟啖番聲啦！」

「CC·CC·CC·噓！」

「正選咳呀生、黑熊、James咳文樂同咳柏豪。」

對於沒有正選機會，其實我一點都不驚訝。林sir一直重視球隊紀律，嚴打練習的遲到缺席，何況是比賽？

我只好與正選隊友擊掌，然後走到場邊完成我錯過了的熱身，儘管林sir身體抱恙，還是一臉嚴肅、聚精會神地看著球場，與球員等待著球證的哨子聲。

忽然，敵隊的一個球員吸引了我的目光，身材不算健碩，卻骨肉分稱的8號球員，他的臉我這生也沒法忘記，是Richard Chan。

他一臉輕鬆的與隊友聊天，恍惚這場比賽只是輕鬆的例行公事，與我們場上的五人的緊張成強烈對比。當球證召集所有人準備開始比賽時，他向場邊比了一個讚的手勢，我不自覺地沿著他手比的方向看去，場邊的一個女孩回了他一個雙手握拳的加油。我怎能忘記這張臉，那個為愛郎打氣的可愛女生，是蔣彤。

我的心跳止住了，如果我心臟旁有個擴音機，「卜通卜通」的心跳立時變成了一片寂靜，然後是玻璃碎裂的清脆。本來被比賽的緊張與興奮壓抑的痛楚，被無限放大，統治了我的每個感官。

我的拳頭被憤怒握緊，眉頭被憎恨鎖死，我的腦海只餘下一個念頭：

我要狠狠擊敗他！我要在蔣彤面前擊倒他！

哨聲一響，球飛向上空，戰事揭幕！

黑熊奮力一躍，舉起的手卻連球的高度還未達到，球已經被對方的內地球員陸軍裝搶去，並往前一推。

打籃球的都曉得，取得開球權後慢慢穩住節奏進攻是最安全的做法，但他們卻把球權換來一個冒險的快攻，只要James或文樂攔下了這球，他們就明明浪費了一個進攻機會。

然而，場外的我也低估了這球的威力，那個兩米的中鋒如排球扣殺般將球殺到地上，做出一個漂亮的反彈傳球，從James的胳膊下高速越過。

球的去勢於罰球線被停住，一個身影接應傳球輕鬆上籃得分，過程不過十秒。上籃得分的球員輕輕落地，然後回防，一邊跑一邊拍一拍胸口的8字，換來觀眾們的歡呼。

鮑魚拍拍手，說：「啱啱開波姐，比心機！」然後帶著其他人立即跑到對方的半場準備執行戰術。

黑熊到底線拿起球，交給暫代控球後衛的文樂，然後起步往禁區跑去，對上那個年齡與外貌不相稱的陸軍裝。

文樂帶球越過半場後，對方的防守球員慢慢靠近，以眼神箝制著他。欠缺經驗的文樂拍球的節奏開始變得紊亂，這正正是控衛的大忌。

籃下的鮑魚也感受到他的徬徨，知道再這樣下去，控球權會易手，只好以假身晃過防守他的球員，跑到三分線，替文樂做一個單擋，這種臨危不亂的大局觀，是鮑魚另一個勝任隊長的原因。

文樂天生的球感讓他自然地利用了單擋，往右推進越過了防守。此時，防守柏豪的Richard忽然微微地往後退了一步，文樂順勢把球往右傳給柏豪，Richard卻彷彿先知般撲出偷走了傳球，用他的速度壓過了從後追上的James，快攻得分。

球賽開始三十秒不足，我方先落後四分。

當文樂還在驚訝他的速度與敏銳時，在旁的我已洞悉到，這是Richard給文樂設下的陷阱。

他在文樂進行移動時後退，移動中的文樂看不到這程度的移動，但他的球感替他感受到，所以下意識傳球給右邊擁有偽空檔的柏豪，這個傳球某程度上，是Richard製造給文樂的，錯覺陷阱。

對於文樂這種光依賴球感的控衛，是百分之二百會墜入陷阱，這個Richard打球不僅僅用技巧，也用腦袋。

我正在暗暗擔心這個快攻會否打沉球隊士氣時，球場上另一個身影吸引了我。

鮑魚跑回我方防守時一拐一拐的，腳傷因為剛才的變速而加劇了，然而他咬緊牙關繼續鼓勵場上的兄弟，緊張的他們似乎也察覺不了鮑魚的傷患。但我知道場上除了鮑魚，也有一個人留意到。

換上到方進攻，Richard跟控衛談了一兩句後，回到屬於自己的位置。而控球後衛隊長甫進入文樂的防守範圍，便用眼神示意陸軍莊與大前鋒毛迪輝互換位置。

這使黑熊和鮑魚有點失措，還好他倆日久的合作讓他們立即定神，但卻已經換上了鮑魚對上陸軍莊的局面。

隊長舉起一根手指示意一號戰術，兩邊的球員立即往底線跑，穿過籃底，立即令我方的防守大亂，就在此時，陸軍莊跑上罰球線接應了隊長的彈地球，然後兩步上籃得分，而防守他的鮑魚正吃力地在地上爬起來，陸軍莊的變速教受傷的鮑魚完全跟不上，拼了命的他換來跌個吃狗屎。

林sir當機立斷叫了一個暫停，黑熊扶起了鮑魚將他帶回後備席。

僅僅過了一分鐘，我們已經落後6比0。

回來的五人都垂頭喪氣，後備廂的我們逐一與他們擊掌，卻也喚不起他們的熱血。

林sir沒有責備也沒有安慰，看他的意思只是僅僅希望為鮑魚爭取一點休息時間，也止住對方的氣勢。

正選五人默默喝著水，不發一言，不曉得是在沉思解決方法，還是腦袋空白。

「咳咳好啦夠鐘咳啦，照舊咁打」

「好啦，嗯，大家啖番聲。」

再次落到場上，對方士氣依然高漲，而我軍經歷了一分鐘的折磨後，已經稍露疲態。

第一節餘下的九分鐘彷彿是那一分鐘的地獄的無間重覆，我方幾乎找不到進攻的辦法，反而對方連連偷襲得手，把握了我方的犯錯，漂亮地表演快攻花式上籃，而受傷的鮑魚也成為大陸人肉坦克的籃底輾過表演的犧牲品。

直到兩分四十七秒，我方憑著James的勉強遠距離三分球，才取得整場比賽的第一球入球，但那時對方已經用球穿過我方籃框七次了，3比14。

然而James只是一個迴光反照，而非救世主降臨，進球後的他被貼身防守，本來體能已經差勁的他顯得筋疲力盡，連難得一見的空檔也投出air。

另一方面，即使受傷了，鮑魚的實力還是讓陸軍莊不得不提防著，這使黑熊在力戰雙塔時還佔一點優勢，勉強為我們得分，止住了在分數上被拋離的劣勢。

我心裡著急，坐到林sir旁要求他讓我下場入替，好穩定進攻的節奏，但他充耳不聞，我在他身旁的呼喊彷彿如風聲不足為慮。

眼看著球場上發光發亮的Richard，看著觀眾席的蔣彤，看著分牌，看著場上力竭筋疲、頹喪的隊友，我開始惱羞成怒，在林sir旁像個小孩般發脾氣。

「你想我地輸姐！遲少少姐，洗唔洗咁小氣呀！仲唔換我等輸呀！」

「你做緊乜野呀樂畢亦！咳咳！咳」

林sir忽然大聲地向我呼喝，全場立時鴉雀無聲，我們的後備席忽然成為了眾人的焦點，球場上的球員也被這種震撼聲吸引而分心。

對方的分心給了控球中的鮑魚一個機會，一個頂著痛楚的箭步上籃給我們在第一節完結前拿下了續命的兩分。

就在鮑魚落地之時，球證哨子聲響起，第一節完畢，24比11。

而成為眾人焦點的我丟臉地低著頭，眼角看到蔣彤同情的目光，我的淚徐徐落下，落到我手中的淡紫色運動手帶上，破散成點點碎光。

我沒有理會在旁的隊友，徐徐走進更衣室。

中學的籃球場，永遠是男生們記憶中揮灑熱血與青春的老地方。小學只在公園與好友玩玩那些十圓一個的膠籃球，不懂怎樣傳球，怎樣控球，更遑論射球，籃球場上那高高的籃框只是個遙不可及的幻想。

升上中一後，踏入發育階段，在同齡好友和家長的洗腦下，在籃球和高度之間畫上了等號，於是開始穿起球鞋，拿起了那個橙橙的球體，天天在那個膠粒地上打滾。當你望著一個天真無邪的男孩為什麼喜歡打籃球，我會這樣答你。

「點解打籃球？巴閉囉、英雄主義、疊馬。我唔受你，可以跟你隊，我唔鐘意你，可以in your face，靚仔你啤咩呀？出黎開game吖！」

剛剛接觸籃球，拿著從學生會借來的破爛籃球，走到學校籃球場，看到平均比我們高上一個頭的高年級以靈活的技巧越過防守，再以純熟的踏後跳球將球放進籃網中。那時候的他們大概沒有想過會成為幾個中一仔的學習對象，把他們的控球技巧和射籃姿勢重復又重復的看，然後走到旁邊的舊籃球架下練習與模仿，這是我們與籃球的邂逅。

日復日的上籃，夜復夜的拍球，自覺已經滿師的我們終於踏上那片新簇簇的學校籃球場，就像選秀成功的NBA新星經過多少個春秋的苦練，第一次上陣一樣。

而結果也如那些新星的首戰一樣，敗個一塌糊塗。在我們落魄地離開球場，打算放棄我們的籃球夢，跑去綠草如茵的足球場當一回朗拿度時，一個樣子如日本漫畫的熱血男主角的高年級師兄叫住了我。

「喂！」

「吓？」我望望剛才放袋的位置，沒有遺漏東西呀。

「有冇興趣入籃球隊呀？」

「吓？籃球隊？」

「係呀！我見你地日日喺側邊練，打得幾好咁。下星期四放學選拔呀！入到籃球隊會學得多啲嘢架。」

然後他隨手就射了個三分球。「喇。」

「好呀！到時見！」我這個豆丁就這樣向當時的甲組隊長向下了承諾。

日積月累的個人訓練讓我們以高姿態通過了籃球隊選拔，正式成為學校丙組球員，將會代表學校參與學界賽。

我們幾個毛頭足足為這件事高興了一星期，並哀求了媽媽給我五百元，與隊友們一起去旺角波鞋街添置球鞋。看著那時候剛發佈的Kobe系列，只得五百元的我用了全身的力氣逼使自己選了特價發售的舊款Nike籃球鞋。

那天回家時我對自己許下一個稚氣的承諾，有天我要打籃球到到有人贊助我最新最貴的球鞋！

自此，每天放學後我將課本都塞進書包，家寶拿起放在課室角落的籃球向我傳來，然後便由二樓迅速跑到籃球場霸場，準備之後三小時馬拉松式的戰役，或者我們引頸以待的校隊練習。

「你咁急去邊呀？陪我食tea吖！」

這個月的調位，月老終於把蔣彤再次牽到我的鄰座。蔣彤和我進了同一間，儘管我知道以她的成績絕對可以到傳統的七拔七聖，但我沒有多問，就讓我保著她想和我一起的傻念頭。

「唔喇，今日練波呀！」大概只有蔣彤可以延阻我打球的去勢。

「練咩波呀？」

「籃球呀，聽日比賽喇！」那是我們球隊的學界首戰，更是我這輩子的第一場正式籃球比賽。

「比賽？」

「係呀，學界呀！」

「咩嚟架？」

「唉遲啲話你知啦，唔講住喇！拜拜！」

為了籃球，那天我放棄了和蔣彤去吃下午茶的機會。

一身疲倦的我練習完回到家，洗過澡吃過飯後，坐在書桌前，面對著一堆未完成的功課，我心裡只顧溫習著明天的戰術，和教練要求我們盡快休息的指示。

於是，我把課本都丟進書包裡，就爬上床準備睡覺，也準備明天早點回校把功課都借蔣彤的來「抄考」。

就在我合上眼後，媽媽敲門走進來，把電話遞給我，然後用邪惡的笑容以口形說「狗仔嗶」。

我拿過電話，正思考誰打擾我的早睡早起計劃時，電話那邊有把清脆的聲音響起。

「喂樂亦畢！」

「邊個呀？」

「蔣彤呀，咁都唔認得！」

「點呀蔣小姐，我要訓喇。」

「你聽日幾點喺邊到比賽呀？」

「五點，源禾路。」

「我同媽咪講叫佢遲啲嚟接我，我想睇你地比賽呀。」

「有乜好睇？」

「睇下樂畢亦幾渣都好。」

「痴線，我地聽日實贏呀！」

「究竟學界係咩嚟架？」

就這通電話，我拿著電話被逼聊到凌晨一時才能合上眼進睡，早睡早起備戰計劃被擱置，而我第二天獲得了一個遲到警告和三份功課的欠交紀錄。

然而，面對著區內的傳統勁旅，儘管我方的二年級主將力挽狂瀾，仍難逃落敗的命運。

首戰敗北，即使我首次上陣取得六分也表現不俗，但心情還是低落。

坐在場邊，喝著水，看著下一場的比賽。

一對有朵小花的女裝黑皮鞋出現在我眼前，我抬頭，是赴約的蔣彤。我看著她，忽然有點想哭，卻止住了，在女孩面前哭已經很丟臉，還要在我心儀的蔣彤前，我只好強忍著淚水，拼命地試圖把淚水收回來。

「做咩事？」

「送你呀。輸波禮物。」她向我遞上了一個粉紫色的運動手帶。

「我想輸架咩？」我有點憤怒，瞪著她。

「係架，所以收左佢，然後下次贏番比我睇。」

「咁女仔，唔要。贏唔到架喇，好煩！」

「我好比心機揀架！你好喇啲，樂畢亦！」

我看著她的雙眼開始變紅，我知道倘若我再賭氣，再下一秒她便會缺堤。在這個蔣家大小姐面前，我只有投降的份兒。

「唉得喇，收喇。多謝晒。」

她不顧自己穿著裙子，就這樣大刺刺地坐在我身旁，和我看著球賽。

「我覺得你打波嗰陣好有型架。就算係輸都好，都好型。」她徐徐吐出這一句。

我有點驚訝，畢竟蔣彤很少會讚賞我，只會跟我賭氣。在黃昏下，我看著她的輪廓在斜陽下散發著光芒，我看著手上的手帶，我忽然有點感動，心在卜通卜通地跳，我按著心窩，彷彿她會聽見般，然後我想起了一個日子。

「蔣彤。」

「嗯？」

「我好鍾意打籃球。」

「我知道呀。所以你每次小息同食完飯都好臭。」她轉頭看著我。

「我都好鍾意妳。」

她不發一言，只是看著我，等待我繼續說下去。

「我想你以後都嚟睇我打波，陪我贏陪我輸，有你，我一定會打得好好。可以有你好籃球，我呢一生，死而無憾，但如果要我係籃球同你之間揀，我可以為左你以後都唔再打籃球。可唔可做我籃球呀頂做我女朋友呀？」

「鈴鈴」為什麼電話總像拍戲般在不合適的時間響起。

「喂？媽咪呀係好啦，我依家出嚟啦，Byebye！」

「er.....媽咪話佢到左門口喇，我走先喇，拜拜！聽日見喇！」

面紅紅的她拿起了背包快步向著門口離開，在黃昏下的籃球場上只餘下呆滯的我，還有那握在手中，帶著溫暖的粉紫色手帶。

我的籃球首戰在二月十四日，那是我和蔣彤的第四個情人節。

十二、巨人倒下了

「你去邊呀？」鮑魚的聲線在我背後響起。

「去洗個面，一陣番。」我沒有回頭，免得抖下我的淚水。

甫走出籃球場大門，我的淚已不受控地傾瀉，想起比分，想起了Richard的光芒，想起了讓我拼命努力的原因，想起了蔣彤。我已經乏力去堅持，去等待，去愛我跪在地上落著淚，我腦海忽然出現了一走了知的念頭，抬頭卻看見一副熟悉的臉。

是于倩渝。

看到她的一臉緊張，我用手背擦乾眼，打算擠出一個招牌笑容，但淚腺卻不聽使喚，視線一不小心又模糊了。她慢慢走來擁著我，然後我又如那天撞見蔣彤和Richard般在她肩上痛哭。

她沒有害怕緊張，也不問原由，只是輕輕拍著我的背。她的體溫溫暖著我因恐懼而冷卻的血液，她的體香有如香薰般徐徐滲進我每個毛孔，放鬆了我緊張繃緊的情緒。

在她的擁抱中，我的壓抑永遠都得到舒放。于倩渝總在我被蔣彤無限榨取後出現，用無限的溫柔與細心使我枯乾的靈魂重生。我像個小孩子般緊緊擁著她痛哭，我的疲累和我的痛苦，在她的出現下得到了宣洩。

不久，她輕輕拍著我的背，踮起腳尖在我耳邊輕聲說：「傻仔，有人等緊你呀。」

我抬頭抹乾淚水，轉身一看，肥婆欣扶著鮑魚站在體育館門前。

「兄弟，開波喇。冇咗你，我地唔會贏到架。」

「係囉，你睇下佢隻腳。」

「我我唔想打喇」

「發生咩事？」

我以眼神示意他們倆往後看玻璃門後，在對手休息區，蔣彤正遞給Richard一枝寶礦力。

「吓？點會呢？蔣彤」肥婆欣疑惑地高聲呼喊。

「Jasmine。」鮑魚止住了肥婆欣的聲嘶力竭。

「兄弟，頹冇用架，我地一齊入去，打鳩佢。」

「唔好衰比蔣彤睇，話比所有人，佢唔揀你，係佢嘅損失。」他繼續說。

「你樂畢亦有左條女，但我地十一個人無左個兄弟，呢隊波無咗個指揮官。」鮑魚的眼閃爍著，是我的錯覺還是真的光芒，但無疑這是他隊長的氣勢，我的拳頭，暗暗抓緊了。

「我最多頂多一節，之後靠你架喇副隊長。」他看看自己的腳苦笑，而肥婆欣則一臉擔憂。

「都無用架啦，我又遲到又發撚晒脾氣咁，林sir仲點會比我落場」我想起剛剛他狠罵我的情形。

「咳樂畢亦！一陣落場換余柏豪咳！咳」一把明顯帶病但仍然雄厚的聲音在鮑魚身後響起。林sir徐徐推開玻璃門大喊，然後轉身走向體育館裡。在門關上前，他停下來回頭。

「落場同我咳守住8號，唔好再比佢咳也文也武！」

「咁你依家放心啦！」鮑魚整天未見的招牌陽光男孩笑容終於綻放，舉起了拳頭。我也舉起拳頭與他擊拳。

「行啦，柒頭。」

「等你咋，柒頭。」

鮑魚轉身，由肥婆欣扶著離開。

我往前踏步，于倩渝卻叫住我，左手向我遞來，掌心是一圈黃色的運動手帶，上頭印著「LPY」，我名字的縮寫。我接過來，握在手心，有股暖流從掌心直闖心窩。

「多謝你。嚟吖，睇我打波。」

「嗯。」她微笑點頭。

走進玻璃門，于倩渝獨自走到觀眾席坐下，而我走向那群正在等待我的好兄弟。

「第二節同我贏番佢！嗌三聲！」

眾志成城的我們與第一節的頹喪完全是天淵之別，但我知道這功勞我完全歸功於我們最尊敬的費sir，不，香港風筒林sir。

我戰意高昂地脫下汗衫，看著套在右手的粉紫色手帶，我深呼吸一口，然把黃色的她套進我的左手上，轉身上場。

林sir拍拍我的背，我沒有回頭，只是給他一根手指公。

此刻，我的腦海裡沒有戰術，沒有對抗Richard的方案，只有一個小念頭。

剛才于倩渝溫暖的掌心沒有放開過我那不斷顫抖的手。

球證哨聲一響，黑熊把球交給我，我趁著帶球過場之際，在腦海中尋找適合的戰術，也留意著隊手的防守漏洞。

在第一節他們的防守多次被黑熊的強硬中出，這節重新讓陸軍莊對上黑熊，也將防守陣式由三二轉換成二一二，Richard也移至籃底，加重對他的防守力度。

我們難以再單單依賴黑熊的進攻，但可幸的是我們還有James。

我過場後舉起兩根手指，往右邊推進，James立即往底線跑，利用黑熊和鮑魚的單擋，達至左方零角度。我同時將球傳給移至九十度位的文樂，對手隊長立即往右移，打算趁文樂傳球之際再次未卜先知地偷球。

但文樂一個假動作佯裝往左方傳球，轉身把球交給我。我接應傳球，迅速舉手投籃，一個漂亮的擦板入球。

我與隊友擊掌後回身防守，看著分牌，24比14。

我曉得單靠言語上的振奮不足以帶起球隊的戰意，實際的得分比更多話來得有效。然而，倘若那球不進，也許這場比賽勝負已定。投這球的壓力不下於落後兩分的壓哨逆轉球。

「8號我嘅！」我防守時向隊友大喊，也同時向有新仇舊恨的Richard宣戰。

Richard向隊長示意傳球，用意十分明顯，他打算單打我。以心理戰的角度來說，我剛剛的宣戰除了是種挑釁，也是種冒險提升我方鬥志的辦法。

引來Richard與我進行單打，只要我贏了，代表的是我有辦法凍結對手的得分，士氣將被大幅提升，也給對手一個重挫；但當中也有極大的危險性，倘若被突破了的是我，我方也有機會失去重新被建立起的信心。這一次賭博，我把全隊都押下，而我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一定要把他攔下。

餘下二十秒的進攻時間，他在拍球，而我只是單單瞪著他胸口的晃動。

十五秒，拍球開始急促，準備突破，我的腿也準備鬆綁。

十秒，陸軍莊在我左邊做了個單擋給他突破，而他直接以速度突破，我轉身繞過陸軍莊，剛好趕上他，他有點驚訝，但迅速以假動作往右晃再拍球往左的罰球線。

五秒，就在改變方向的一剎，他眼角望了一下右邊零角度的隊友，那僅僅一眼，讓我減慢了右移的速度。

三秒，他忽然往右傳球，可惜這個決定，早已看在我眼內，我隨即往左飛去。可惜的是，球速太快，我僅能拍走了球，未能立刻轉守為攻。

只餘下一秒的進攻時間，球出界，這場心理戰，我徹底贏了。

我方的糾纏使他們未能起手投球，換來進攻時間超時犯規。

進攻機會再次落到我們手中，我控著球，再次舉起兩根指頭，再次向右推進，James照樣跑到另一邊的零角度位，而我即時把球傳給文樂，他沒有半點猶疑把球傳到四十五度三分線的James。防守球員姍姍來遲，球已飛到半空才跑到James的前方。「唰。」清脆的穿針，24比17。

這樣的進攻正正是利用他們緊張而慌亂的弱點，以及失敗的先例，自以為是地以為我們會沿用曾經得手的進攻模式再次進攻，卻反被我們冷靜的變化再次擊倒。

只落後七分，但我們的氣勢早已回歸，甚至更勝從前。

對手開球的一個失誤，給我一個漂亮的偷球表演，然後輕鬆的上籃得手，24比19。

曾經擁有的十三分的優勢被縮窄成五分差距，加上第二節開球三分鐘未得一分，他們不得不叫了個暫停。

「咳咳大家做得好呀！咳！呀生同文樂一陣休息下先，咳柏豪同呀明落場」

「差五分咋，兩球就追到佢地，大家搏埋佢！嗌一聲！」

「噓！」

「兄弟，打埋我個份！」

「你快啲出番嚟自己打啦柒頭！」我笑了笑。

看著觀眾席的于倩渝向我一笑，舉起大姆指，替我加油。那種熟悉的溫暖湧上心頭，但我的眼睛卻逕自飄向另一方的蔣彤。正與友人攀談的她彷彿感覺到我的偷窺，突然轉眼看著我，嚇得我只好立即與黑熊交談，以免她發現。

防守再次對上Richard，他一改剛才的嬉皮笑臉，換上嚴肅，也許這才是他的最強實力，代表了我不得不更認真。

在我思索著他的轉變時，他忽然變速往右跑，球傳到升上罰球線的陸軍莊，間把球輕放給從右方切入的Richard。我慢了一步，只能眼睜睜在他後方眼望他入籃得分。

「啪！」黑熊躍起一拍，把他的上籃整個拍走，球飛往對方半場，我隨即起步，於三分線接球，輕鬆上籃。

這次的突破絕非故意製造，我的確趕不上他突變的腳步，但他確實看輕了黑熊在禁區的統治力，尤其他們能與之匹敵的中鋒陸軍莊早已離開禁區。

24比21，三分距離。

輪到他們進攻，終於憑著隊長一個後仰跳投的三分破荒，但James隨即憑著高速傳球戰術的空檔回敬一顆遠程三分炮。

餘下的四分鐘，雙方互不相讓，球來球往，他們以實力維持著領先優勢，我們則憑氣勢咬緊比分，不給他們拋離。

有黑熊的硬爆籃底，有陸軍莊的充滿技巧的雙假動作轉身入球，有James的Step Back三分球，有隊長的切入跳投，有柏豪的插花切入再跨下運球上籃，有Richard不花巧的高速切入

· 和我精彩的No Look pass助攻。

最終哨聲一響，上半場完結，我方以兩分之微落後，34比32。

中場休息時，林sir的氣色好像更差，沒有講解過戰術運用，也沒有鼓勵我們，只是閉著眼，急促地喘著氣。

然而眾人都只是將注意力放在下半場的部署，畢竟兩分的距離是我們反超前，重新奪取控制權的大好機會。大家一邊專注地聆聽鮑魚代言的戰術安排，一邊熱身準備上陣。

終於，球證示意雙方球員進場，哨子聲響，我們準備進攻。

我慢慢拍球，觀察著對方的防守位置，眼角看到林sir正步履蹣跚地走到指揮區準備下達指令。

經過上一節的失敗，他們的防守明顯地更嚴密，也不敢輕舉妄動，連給我傳球的機會也沒有放鬆。我只好在外圍傳球，靜觀其變，找出漏洞然後得分。

我張望著被糾纏的隊友們，視線對上了籃下的鮑魚，他向我單眼示意，於是我腹至心明地以彈地傳球，球越過防守我的隊長臂下，送到擺脫防守的鮑魚手中。

鮑魚立即舉手佯裝投球，騙得防守者重心移左，他隨即右轉，準備真正投球。防守球員攔截心切，清脆地拍在鮑魚的手臂上，剛好球離開了指尖，刷高板而入，得兩分並追加一罰！我們振臂歡呼，終於追平了比分，甚至有機會反先。

此時，場邊卻有個身影徐徐倒下，一聲巨響後，觀眾和球員都緊張地大喊。

我們轉頭一看，發現林sir躺在地上，不省人事。

十三、沒有你，贏了世界又如何

我們立刻跑到場邊，對方的教練正在對林sir進行簡單的急救，並叫身旁的人撥打999。

我腦海一片空白，呆呆望著躺在地上的林sir。第一次感覺死亡與我的貼身，上一秒還在熱烈慶賀我們的追平，這一秒卻看著我們敬愛如父親的林sir不省人事的躺在地上。

學校保健處的醫生首先到場觀察林sir的情況，不久救護車到達，準備將林sir送院。

我們看著林sir，心臟的情緒出口被塊大石壓住，淚流不出，話說不出。身旁的黑熊在哭，毫無掩飾地，我們都知道，林sir對他，比我們多一層意義。

一個身影大力推開體育館的大門，是接到鮑魚的通知從學校宿舍趕來的師母。師母撲到林sir身旁，緊張地捉緊林sir的手，沒有歇斯底里，也沒有呼天搶地，只是靜靜地抓緊愛人的手，拼命渴望抓緊摯愛那點點滴滴流失著的靈魂。

看著師母與林sir，鼻頭一酸，正打算用手背擦擦眼角，才發現我的手臂被捉緊。回頭一看，是紅著眼睛的于倩渝。

我壓抑心中的不安與憂慮，看著于倩渝說：「傻妹，林sir咁健康，唔會有事架！」

「放心，我冇事呀」

「林sir福大命大，我斷蟹算過，佢應該有九十歲命。」

「傻仔唔洗扮喇，應該我同你講，放心，冇事嘅。」

「嗯，thank you。」我苦笑。

的確，有于倩渝面前，我笑過醉過痛哭過，我的情緒她都曉得，我的演技在她面前從來沒辦法掩飾。我們的人生在生日那天交疊，從此她扮演著這個人生中一個彌足珍貴的角色，只有在落幕那天，她才可以正式下台。

我們看著林sir被送上救護車，師母就這樣一直握著他的手。臨關門前，師母回頭，關愛地看著我們，然後微笑，對我們肯定地點點頭。

師母在傳遞枕邊人的話，就像聽見了林sir的聲如洪鐘，要盡全力拿下今天的比賽！為了林sir，更為了我們自己。

林sir送院後，賽會把觀眾們都安頓好後，決定5分鐘後重開比賽。

鮑魚把我們召集起來，準備賽前的訓話與戰術調配。

「各位。」

「仲有兩節。」他深呼吸一口。

「我知道呢一刻，大家好難過。」

「但係，我地冇放棄嘅理由。」

「希望大家，為左林sir，我地呢一場一定要贏。」

「嚟，啞番聲。」

我們五人慢慢步出球場，其他人靜靜地坐回板凳上。球場不變，球員一樣，比分相同，改變的，是我們的那反勝的興奮與激情，在林sir倒下那刻煙消雲散。

我們都知道，鮑魚的勸勉只是例行公事，畢竟他也只不過如我們一樣，未能接受林sir出事的事實。

我們就像一個破了洞的杯子，士氣隨林sir離開了這個場館，無論水如何源源不絕地灌進去，也再盛不滿我們的空洞。

暫停前的加罰，鮑魚的投球落空，預告了我們的命運。

餘下的十九分鐘賽事，我們打得很吃力。大家彷彿忘了如何打球，球傳不好，籃射不準，腳步也跑不穩。

我沒有資格責備大家的失準，只因我失神於比賽中，不住地看著指揮區，那不復再的身影。

鮑魚一個不留神，投籃下地時觸傷舊患，第三節還未完結已經離場，只能在旁指揮。

黑熊上場後默不作聲，在一次與陸軍莊爭奪籃板時，因為被踭撞，怒氣沖沖的他把可怕的拳頭擊上了對方球員的面頰，也擊傷了我們的心，最終技犯離場。

James被逼上搵起進攻責任，打得有心無力，只能勉強為球隊的落敗苟延殘喘。

最後，我們以十分之差落敗。

抱歉，林sir。

十四、妳當我什麼

冷水落下，刺激著我的毛孔，也稍稍喚醒了我的感官。我閉上眼，沉澱著今天的一切。

師母傳訊息來告訴我們林sir的情況穩定下來了，只是仍然昏迷。因為輕微中風而暈倒，但頭撞到地上造成的瘀血才是昏迷的主因，也貼心地著我們不必擔心。

鮑魚他們球賽後已經趕去醫院探望林sir，然而我只想處理一下自己那紊亂的思緒，著他們先去，卻換來黑熊的發瘋。

「點解唔一齊去呀？」

「我想抖下先得唔得？」

「林sir咁撻錫我地，依家佢出事呀仆街仔！」

「林sir出事我同你地一樣咁緊張」

「屌你有冇當過我地兄弟呀，冇冇尊重過林sir呀？！唔係你遲到搞到我地啲部署冇撻晒，我地洗落後？唔係你係林sir面前發撻晒老牌咁，佢會激到中風？！」

「喂黑熊，唔好亂講野好冇？」鮑魚終於開口，打算以隊長身分平息這場風波。

「我有話錯佢咩？今日唔係呢條仆街？我地同林sir一齊去緊慶功啦！」

我靜靜地執拾著物品，心裡提醒著自己要冷靜下來，任由黑熊連珠炮發地把我當成林sir入院的原兇。

「你地去啦，我晏啲嚟」

「你條仆街，唔撻洗黎呀，冇人想見到你呀！」

「係呀，乜撻都係因為我呀，得未呀？！」我終於忍不住開口回了一句。

黑熊的拳頭擊在我的臉上，然後立即被隊友們拉開，仍要揮拳弄腿，要再給我一頓毒打。

我沒有看著他，只是感受著臉上的火燙，和嘴裡的血腥味。我沒有回擊，這是對我表現最適當的懲罰。黑熊被他們拉走，更衣室裡只餘下我和鮑魚。

「點呀仆街？」

「冇事」面上的紅腫讓我的话變得模糊。

「唔好怪黑熊啦。」

「冇，冇冇怪過佢」

「佢太緊張林sir姐。」

「嗯」

「辛苦你喇兄弟，我知你盡左力架喇。咁一陣見。」

從鮑魚的話裡，我聽得出他的失望與憂慮。我不曉得是否因為我，導致林sir血壓急升，只不過如果可以讓大家發洩憂鬱，我願當這個箭靶。

我讓冷心打在身上，透過毛孔滲進血液，冷凍我那受傷的靈魂，麻醉那種錐心的痛。

抱歉，兄弟。

穿上衣服，踏出更衣室，一個身影吸引著我。

人群早已散去，我也叫于倩淪別擔心我，著她先回家休息，這個落寞的身影明顯地在等待一個人，更明顯的，是在等待我。

我心如鹿撞，亂跳不止，我趁著她低著頭看電話，急步向著大門走去，盼望我安然離開體育館。

「樂畢亦！」這是一個月來，她第一句跟我說的話。

我沒辦法不轉身回頭，也許我早就是這個野蠻公主的奴才，我對她的指令毫無抗體。我壓抑著那緊張的情緒，那淚流的衝動，回頭了。

「點呀？」勉強的冷淡，在她眼中早已是最脆弱的偽裝，我只想在她面前，維持著我僅有的尊嚴。

「你，冇事咩嘛？」

「冇。」眼睛一直看著地板，我知道，一對上她的眼睛，我的偽裝將無處可逃。

然後一陣子，我們都靜下來。

我看著那忽然變得有趣的地板，而她一直看著我。我想完結我們那沒趣而勉強的對話，同時卻不希望為我們難得的重逢如此草率地畫上句號，矛盾的心碰上矛盾的兩個人。

也許她的氣早已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另覓新歡的喜悅，我卻無法對她憤怒，更甚是被痛楚狠狠刺進心窩。

從小到大，我以為我害怕蔣彤的脾氣，我以為我害怕那種被她討厭忽視的冷漠，於是我拼了命、花光腦汁去逗她，去放下尊嚴，戴上假髮，裝成一個小丑。

所以，在朋友之間，蔣彤只對我耍脾氣，而我視它為一種特權。

她只埋怨我說粗口，
她只討厭我打球後的汗臭，
她只責備我上課睡覺，
她只取笑我像頭沒腦袋的波牛，
她只因為我打球忘了買她的下午茶而發脾氣，
她只因為我比她早了上車回家而兩天不跟我談話，
她只因為我遲到了三十秒而在街上三十分鐘對我不瞅不睬，
她只因為我運動會後搗了受傷的肥婆欣而呷了一星期的醋。

同學朋友兄弟都笑我，堂堂一個籃球隊長，居然落得當兵的下場。公開試前夕，因為蔣彤的一句話，將球鞋球衣奉上，絕跡球場三個多月。要知道自從我學會打球那天後，我沒有一天不踏上球場，全年無休，年初一晚也偷偷走到球場射半小時的球。

我只有緬腆一笑，然後輕描淡寫將劍入鞘，尾隨公主擺駕回宮，從此缺戰沙場二百七十多年。

到了year1，我才發現其實我不怕她的脾氣，不怕她的刁蠻，不怕她的任性，不怕她的專制，我怕的只是有天，我會失去擁抱她脾氣的特權。

然後一陣子，我們都靜下來。

我看著那忽然變得有趣的地板，而她一直看著我。我想完結我們那沒趣而勉強的對話，同時卻不希望為我們難得的重逢如此草率地畫上句號，矛盾的心碰上矛盾的兩個人。

也許她的氣早已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另覓新歡的喜悅，我卻無法對她憤怒，更甚是被痛楚狠狠刺進心窩。

從小到大，我以為我害怕蔣彤的脾氣，我以為我害怕那種被她討厭忽視的冷漠，於是我拼了命、花光腦汁去逗她，去放下尊嚴，戴上假髮，裝成一個小丑。

所以，在朋友之間，蔣彤只對我耍脾氣，而我視它為一種特權。

她只埋怨我說粗口，
她只討厭我打球後的汗臭，
她只責備我上課睡覺，
她只取笑我像頭沒腦袋的波牛，
她只因為我打球忘了買她的下午茶而發脾氣，
她只因為我比她早了上車回家而兩天不跟我談話，
她只因為我遲到了三十秒而在街上三十分鐘對我不瞅不睬，
她只因為我運動會後搗了受傷的肥婆欣而呷了一星期的醋。

同學朋友兄弟都笑我，堂堂一個籃球隊長，居然落得當兵的下場。公開試前夕，因為蔣彤的一句話，將球鞋球衣奉上，絕跡球場三個多月。要知道自從我學會打球那天後，我沒有一天不踏上球場，全年無休，年初一晚也偷偷走到球場射半小時的球。

我只有緬腆一笑，然後輕描淡寫將劍入鞘，尾隨公主擺駕回宮，從此缺戰沙場二百七十多年。

到了year1，我才發現其實我不怕她的脾氣，不怕她的刁蠻，不怕她的任性，不怕她的專制，我怕的只是有天，我會失去擁抱她脾氣的特權。

我們一群人半夜坐在公園涼亭裡，圍著一個酒瓶，正進行著那些幼年裡最刺激的小遊戲，True or Dare。

那瓶青島，是我冒著生命危險從家裡的冰箱中偷出來的，那原是老爸看歐聯的伙伴。

一行未夠十八歲的中學生享受著未成年喝酒那越軌的滿足感，也享受著酒精給予我們些微的醉意，一種放任無束的自在。

「True。」

「呀明，你有冇鍾意人？」

「冇。我認為求學時期，不應談戀愛嘅。」

「唉Dare啦。」

「Um大叫三聲我係弱智仔吖！」

「頂我係弱智仔！我係弱智仔！我係弱智仔！」

「我揀dare你地實逼我做運動，我揀true。」

「肥婆欣，你幾重！」

「早知我揀dare啦，你地知左實周圍爆！」

「唔準諗，即刻答！」

「68k囉」

「死都揀True，容乜易你叫我裸跑！」

「你覺得大波緊要啲定長腿緊要啲？」

「作為一個人類，奶係人類生命嘅泉源，孔子同耶穌都講過『有奶便是娘』，綜合所有意見，無波者，要不得呀施主！」

「鹹濕仔樂畢亦！」蔣彤紅着臉，笑著給我一拳，她喝醉了的樣子比平常多一分嫵媚與可愛。看得入神，不料酒瓶再度指向我。

「頂·乜又係我·True呀！」

「咁你鍾唔鍾意蔣彤呀？佢無波啫。」肥婆欣不管蔣彤的尷尬，笑意淫淫地看著我問。

「無論有波定冇波，係蔣彤我都鍾意架啦！」我自信滿滿地說，這番愛的宣言讓蔣彤的臉更紅了。

「終於到你喇，今次你仲唔死？你鍾唔鍾意樂畢亦呀咁？」酒瓶指向了滿臉通紅的蔣彤，肥婆欣被悉破了體重的秘密竟然開始報復，有機會我一定把你的腰圍都拆穿！

「點會鍾意佢呀！又唔靚仔讀書又唔叻又低能又粗魯又唔gentleman，我鍾意八兩金都唔鍾意佢啦！」

蔣彤激動地說，在我看去沒有一點的戲言。我弱小的心靈一下子跌進谷底，得知我再一次被拒絕，而且更要敗給八兩金的感覺絕不好受。

八兩金絕對是用來辱罵男生醜最傷人的比喻之首，儘管八兩金哥哥一直為他的奇醜而沾沾自喜，我也不曉得為何我們會為了人們說我們像八兩金而傷心欲絕，至少我們都不會有種剪個冬菇頭。

可是，就這樣，我餘下的整晚都悶悶不樂，我還是為了八兩金而耿耿於懷。

始終大家還是初中生，即使沒有玻璃鞋，沒有仙子的魔法，我們還是受制於母親的河東獅吼而趕及十二點前回家，尤其是家人捧於掌心的蔣彤。

雖然難過，我還是肩負起蔣彤近身侍衛的責任，安全護送她回家。

一路上，蔣彤還是滿臉醉意地述說今天True or Dare所聽見的秘密與趣事，卻不知道這正如同讓八兩金拿著剪刀把我的頭髮剪成他的冬菇頭一樣痛。

我默不作聲，盼望蔣彤發現八兩金正在摧毀我的自尊心。卻突然發現，已經走到她的家門了，她帶著微醉的笑意看著我。

「傻仔樂畢亦！」

「吓？」

「唔該你送我番嚟呀！」

「唔洗客氣。」

「以後都要送我番嚟，唔係黐死你！」

「得啦。」儘管還在被八兩金無限中出，但蔣彤的一個野蠻的要求卻讓開始忽視了那快成形的冬菇頭，心頭一暖。

「好啦！拜拜！」她輸入密碼，打開了鐵閘，走上了梯級。

「拜拜！」我用力地揮手，彷彿我們的再見浪漫得被收錄於電影中。她卻停下來，轉身向我大叫。

「傻！仔！樂！畢！亦！你！靚！仔！過！八！兩！金！好！多！呀！」然後轉身跑上梯級。

我的陰霾彷彿被陽光照散，八兩金沒趣地從我的頭上下來，我歡天喜地的一蹦一跳回家。那時候幼稚的我，竟然覺得比八兩金帥已足夠彌補蔣彤拒絕的心酸。

那天二月十四，星期五，明天不用上學。

那是我第五次的告白。